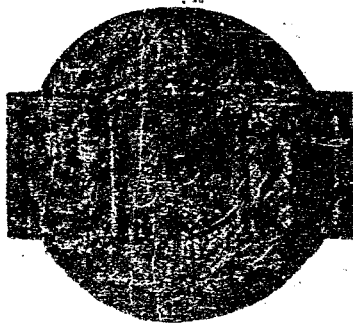


田漢戲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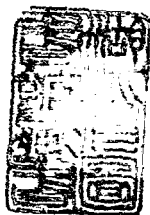
4



現代書局印行

國漢戲曲集

第四集



1932

第四集自序

楔 子

和沒有想到在嚴冬的寒風中會開出鮮豔的薔薇花一樣，沒有想到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時候我會寫這樣優遊暇裕低徊旖旎的文字。

因為這一集裏印收的新舊的作品比較多，喚起我的記憶更加幽遠，應該自己剖析出來的心的發展的痕跡也頗為繁復，本來想照第五集的例寫一篇較為詳盡的長序的。但為着種種條件的缺乏，人事變遷，雖然起過幾次稿終於沒有寫成。後來一

想既然寫出來不免有些問題，不如單純以作品與讀者相見反而要乾脆的多。所以就率性擱筆了。但是出版書肆把排好的稿子擱置得太久了，覺得總是胡亂寫幾句話放在前面比較好些。所以重復給我以寫這篇文字的機會。在人生的過程中也得了一些深刻的教訓的我。怎能不十分寶愛這樣的機會呢？於是在薄寒侵衣清箏入耳的春夜，我終於拿起這相依如命的筆來了。

筆啊，你的毫是產於那晚上深山裏餓得叫起來的狼和風雨晦冥中發出喔喔的啼聲的鷄底身上；你的桿子許是產在君山吧。不然為什麼也灑上了幾點湘妃的淚？你是白的小帽是那“慧直而愛蠻幹的”湖南牛的骨頭，你的整個的價值是那典型的手工業都市底工人底熟練與勤勞底產物。你的身上實在尋不出半點的罪啊，希望你不要開罪了“閱者”吧。

(1) 蘇州夜話

同一寫國內戰爭的影響的是“蘇州夜話”啊！

他自己的啼聲洩醉了似的十分愛聽我那些得意的台詞由王尼南，楊澤衡，俞珊諸女士的口裏纏綿悱惻地念出來。“這三年之中我有時……有時……，”當我寫這文章時我手也沒有這劇本什麼也記不真了。但是那一串串的像鮫人泣下的紅珠似的字兒彷彿還在我心靈裏顫動着。

這個劇本中的人物也各有他的 Model，但那用不着管他吧。反正這不過是反映我當時世界底一首抒情詩，什麼都塗了濃厚的我自己的色彩。白薇女士會疑心我這劇中的白薇是寫她的。但事實上寫這腳本時我還不知道她叫白薇雖說我們是東京時代的舊友。使人喚起關於這劇本的幽涼的記憶的，反而是租了一個大一點的湖船和王素唐淑明諸女士，孫師毅顧少鶴諸兄載了一瓶酒，一把提琴在春水籠織的湖中趕着一面寫一面排的情味。那時我是和南國學院的同學們在西湖旅行，我們住的地方在李公祠，公演的地方是湖濱公園，每晚演完了的時候便由公園碼頭坐上兩三隻小船，爭

着划動搖曳着燈影的湖波，唱着“綠波春水走龍蛇”的歌回去，——啊，使人留連的天真的，愉快的努力的學生生活，藝術生活！

這草創的劇本到上海便經過較仔細的推敲了。重以萬籟天兄王，楊，吳諸女士之力在上海南京廣州皆曾有數度之公演，也留下相當的印象。特別在廣州，據說因此添了許多自殺的青年。（見南國週刊第一期“南國與廣東人的自殺”）

但是少陪了吧。那留戀在湖波上的殘陽啊，拂掠着那柳絲的輕風啊，照着游魂似底黃昏的月啊，夕落了吧。我們準備粗野而壯烈的啼聲報告東方的曉色。

（3）江村小景。

： 這個脚本在本集中，是寫得最早的。第一次的草稿是在 1928 年冬的某夜由善鐘路到南市普育堂底汽車裏打成的。感謝陳征鴻張惠靈，周存憲三君和唐淑明女士的聰明與熱力，據說頗得當時兵士們的同感。——因為演的時候很晚我已先同朋

友回家了。

在藝術大學的魚龍會的戲劇週，這個取材當時戰事的小戲。也有過相當的反響。但我不能不告白的是這脚本也和當時許多脚本一樣，在舞台試驗的期中，還不曾有過定本，現在這集子裏所收的是 1930 年春某夜在大東飯店寫成的。在激烈的國內戰爭中聽得一個江村老嫗的哀話有感而作的這脚本無疑地受了些“西線無戰事”底影響。試想他哥哥和弟弟有甚麼仇呢？南方的山水和北方的山水又有甚麼仇呢？誰把那老嫗的兒子奪去了呢？

(4) 垃圾桶

假設說以寫得快自矜的話，“垃圾桶”這個小戲也大足以使我自矜了。牠是在那客人已經入座的甯波同鄉會劇場的一個角上寫的，我記得那時連寫的工夫都沒有，要左明和千里兩君分別替我筆記。南國週刊第二期登載這個劇本便是演過後整理他們的筆記的結果了。

還遺留着多量的封建性底中國資產階級家庭在種種矛盾的不自然的情形之下，不知演着多少悲喜劇，他們極端愛護他們的子女也極端坑害他們的子女。於是一切的笑一切的眼淚都收納在他們後門口的垃圾箱裏面。——

“……闊人家裏有的是用不着的東西，用不着的酒瓶，用不着的布頭，用不着的香煙壺，還有用不着的小孩。……”

幾個老的少的“人類的垃圾”在一個都會的清晨爭向人家那用不着的東西裏找生活手段。在他們那慘淡的生存競爭中發現了那桶裏有人家少奶奶剛生下而用不着的小孩。這一下使那剛失去了兒子的老檢垃圾的歡喜了。他說：

“我的老婆生了兩個小孩通通死了，每天老想把一個小孩，這一下她不曉得有多麼歡喜了。

於是在那少奶奶的隱隱地哭聲中，老頭子把那孩子抱去了。說這孩子長得好，將來一定有出息的。——這便是我們的戲，這戲的脚本集裏也改正

不少了。不甚老練的話也去掉一些了，但是我們不能不把畏友蘇女士底信附在這裏，補助我這脚本底讀者底思考。

“……以偶然的機會看了你一個小劇本‘垃圾桶’在××大學底同樂會上演了。無疑地這是不甚熟練的表演，而且什麼舞台裝置和燈光也太不成了。不過也還有相當的效果，下台後纔知道忘了一大段台詞的演員重複跑上台去補說時也還能使人們歡喜，這自然沒有看過劇本的。

於是引起了我看你這劇本的衝動，在宿舍舍的窗下，在靠窗的枕上，一會兒就看完了。我想了一想，我和 Miss H 也談了一談，終於寫這信給你了。

檢爛東西的老頭子，偶然在垃圾桶裏拾了個活的私生子，心滿意足的說：‘啊，你瞧這孩子長得多好，將來一定有出息’。這時那個傻少爺說：‘孩子落到你們這般人手裏有什麼出息呢？’老頭子說：‘嚇，惟其落在我們手裏纔有出息哩。’——這似乎

你這脚本的中心思想之所在。好像是說“闊人家溺愛兒女所以沒有出息，（那好少爺便是好例）窮人家的兒女能從窮苦中奮鬥出來所以有出息”——但這是不是真理呢？

我們且別管這些，先問問他們所謂出息的涵義是什麼。在那闊少爺和檢垃圾的老頭子之間“出息”的觀念顯然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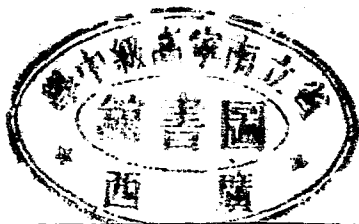
“我要反抗我的爸爸馬上就沒有供給我學費了，上外國的夢馬上也打消了。”

“……可是在我看起來不唸書不上外國就好像不是一個完全的人生似的。”

這兩節話是那闊少爺所謂“出息”，也就是我們學校裏這許多男女同學的所謂出息，但是那老頭子呢？他是一個十足本分的封建貧農的思想。

“我們不像要飯的一樣向人家討，也不學強盜一樣向人家搶，我們祇檢人家用不着的。”

“討飯的做強盜的都得講規矩……我們的規矩……，無論在甚麼地方檢東西，總得剩下一點給



別人。……”

“我們不管父母訂的，自己娶的……祇要是個女的就得了。——好像我們沒有飯吃的一樣，祇要有東西吃，保着肚子不餓就成了。”

這不是十足的“樂天知命”的人生觀嗎？他於這孩子的將來的出息也祇作如是觀。

“窮雖然窮，可是望孩子還是望得利害，我把小孩抱回去給我老婆讓她養大，……。”

“要是再檢一個女的給他做老婆，回頭他們小口子長大了生了一男半女，那是多麼有趣。”

他要這孩子的直接動機自然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慈善心，和使他那死了兩個孩子的老妻歡喜的一念，但對於這孩子的將來的希望也不過要他長大了賺錢養活他們老夫婦，替他們傳宗接代。這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或是還沒有像今日這樣深刻的時候，生活比較容易，因此，也不妨害貧農們有這樣要求和事實。但在這生活困難深刻化的今日以一個檢垃圾的老頭子想靠那一

色一籃從人家用不着東西中間使他老婆有抱子弄孫之樂，恐怕就不是有趣的問題了。併且那老頭子說他的老婆生過兩個孩子通死了。安知不是營養不良而病，病而不能醫死的呢？但是這老頭病很有把握的說：“這孩子長得多好，將來一定有出息。”

但凡沒有奇蹟發生的話，在這老頭子手裏的那孩子將來的“出息”是很明顯的，不是和他們從前那兩個孩子那樣因營養不良而死，便是爲着他們自己，也同時是爲着這孩子，把他賣給那有財產沒有人承受的人家。”

(5) 名優之死

提起“名優之死”使人不能忘懷當年的那英俊抑鬱現在也依然困頓在南洋一個孤島上的顧夢鶴兄，因爲他的境遇和才能纔供给了我寫這劇本的最直接的動機。而且在魚龍會時首次扮演這名優的就是他。感謝他和唐槐秋（楊大爺）左明（小丑）兩兄，楊聞鶯（劉鳳仙）唐叔明兩女士完全使這劇本活了。不，說實在的話，這劇本是因他們而活。

這個以新奇的形式，绚烂的色彩，沉鬱磊落的情調進行的戲劇實在是有一定計劃下的共通的創作。而且初演只有兩幕的。到後來在安排到南京公演時加進了一個中幕，使這個中幕神采生動的無疑地不能忘記那現在沉淪在秦淮河畔的歌臺舞榭中的姚素貞女士，她當時的機智和熱情在這個劇中實在是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這脚本在中心思想上實深深的引着唯美主義的系統，當初期創造加時代我們都和許多日本的文學青年一樣愛誦波陀雷爾愛倫頗，魏爾淪一流的作品，記得有一次讀波陀雷爾的散文詩，好像是某國有一個演比野羅（丑角）的名伶，他的藝術真是妙到秋毫顛，因此做了國王的供奉那時有些貴族陰謀傾覆這國王底位子。我們這名伶也是參預這陰謀的。不幸專機不密，那些不穩當的貴族多給國王捉了，名伶當然也在其例。

‘不是說真正偉大的藝術家不足以生死動他的嗎？’在他們要被執死刑的前一天，那奸惡的國

王心裏暗暗的這樣想。他命令那羈繫着的名伶從牢監走上那天晚上的空庭的戲房，命令所有那些待決的的死囚的貴族們做了看客。國王呢自然也和他的近臣坐在那御用的席上帶着陰險的好奇的微笑在看着了，武士們也在滿院子裏警衛着。

樂湊了，幕啓了，人物在活動了。事件在進行了。今晚上這些奇異的觀衆底興味底焦點的那名伶也從從容容地登了他最後的舞台了，在極靜極緊張的空氣裏他開始他的歌唱和演作了。他的歌聲依舊是那麼穩練，動作是那麼自然，觀衆的貴族們漸漸忘懷了他們的危險，那明天必至的死，甚至連國王自己也漸漸忘了他自己的惡意了。戲劇快進行到最高點了。院子裏上上下下都水一般的靜寂無聲陶醉在或是被征服在這個偉大的藝術家底世界裏。

國王感覺得自己的藐小了，無力了，他的羞慚的心和最初的惡意相結合，在這藝術家一生一世的藝術底最高完成的那一刹那，唆使他的一個近

侍在舞台的近傍喝了一聲倒彩“噍！”

在這一聲裏那名伶倒了，國王纔吐了一口氣，他發見他依舊是個尊嚴的君主了。他安心了。

這個故事——憑着現在的記憶底絲織成的這個故事使當時的我寫一篇中國名伶之死為題材的脚本。但和“不朽之愛”一樣蓄之已久迄不會動筆，回國以後頗多得舊劇界的朋友，與槐秋等也時常愛跑後台，這樣會加我寫這脚本的實際知識，某年聽得人家談起名鬚生劉鴻聲最後來上海唱戲時，不像當年走紅，唱雙齣好戲的日子座位還是坐不滿據說他在第一齣戲完了換上衣安排扮第二齣戲的時候，掀開門窗望了望台下，長嘆一聲就那麼坐在衣箱上死了。這個晚清一代名伶底的悲壯之死在當時我那藝術至上主義的腦裏是引了多大的同情啊。於是在 1928 年藝大魚龍會劇場上演的這“名優之死”底名優便叫作劉老。”

但是我於劉老板的生平，特別是他的戀愛史是一無所知的這個脚本裏的三角關係却是另有所

本或者說完全出於我的想像據楊聞鶯女士說名伶賈璧雲看了這戲後曾對她說‘劉老板死的時候他和劉老板同班，可沒有知道有這麼個故事’實在這故事是莫須有的，也難怪賈老板不曉得，不過我却知道這同樣的事實却實常在人生的前後台演着。

有南國演劇史上扮這個脚本裏的名伶的自願夢鶴後，經萬籟天，陳凝秋，我，直到洪深先生。這中間自然以夢鶴最夠味，籟天凝秋演別戲雖好，對這個戲却不得勁兒，我自己在南京曾扮過兩晚，第一晚在盛氣之下還可以，後來就不是味兒了。在廣州演過一次更不成，演這戲最多的就要算洪深先生了。

洪深先生初加入南國社演劇是在我們借上海梨園公所第一次公演時候，那時他與戲劇協社鬧氣出來正是悲憤滿腔無可發洩。和我們自然就意義相投起來，因為我們知道他很愛好舊戲的很能哼兩句，所以就請你代替籟天演那名優，而這抑鬱磊落的名優和他那當時悲憤的情懷似乎有些相

合，所以他很愛爲這個脚色，無疑的在夢鶴以外洪先生是最好的“名優”了。

洪先生在我們中間年紀最大，資望也最高，但深自歎抑的他也和我們一道鬧了幾年。由上海而南京而廣州所在地多曾演過“名優之死”，自然所在也可以聽得洪先生在舞台上的獅子吼，除了演戲以外他還替我們處理許多難辦的事。和解了我們中間許多感情實在，他那種圓滿的人格是真是再好沒有的和事老。

洪深先生最後演“名優之死”我記得是在總商會，那晚是大夏大學舉行了一個什麼會，那次演劉鳳仙的是梁培樹女士，演蕭玉蘭的是張元和女士，那天晚上依舊聽了洪深先生對着鏡子拍着桌子大罵“什麼東西”的那難忘的聲音大夏大學那晚送了他一個銀盾叫“藝術洪深”但是以後從今以後洪深先生怕不會再演這“名優之死”的名優了。不再唱“大老爺打罷了退堂鼓，衝前來了宋公明”了，因爲這些日子他的虧已經吃得不小怕不敢再和我

們這些小孩子鬧在一道了。

談到“名優之死”不覺又使“感慨係之！”

尾聲

以上終結了對於本集各劇底簡單的說明了。
讓我以作者底資格向觀衆再說幾句話。

上面這五篇都是遲則兩年前早則四五年前
的作品。唯美的殘夢青春的感傷到現實底的覺醒集
團的吼叫，歷然的也可以自己看出心的發展底痕
跡但是真正的新的戲劇藝術底建設上這一些僅僅
供給了極微薄的基礎。而且如朋友S女士所說，留
戀在過去這種世界過久實在不祇是我一個人的損
失。我們早知道把力量用到更正確的去，中國
的新戲劇運動許收獲得更多。

在戲劇的領域，我目前不能不放棄實際運動，
但是我希望照着豫定的計劃，一面把從第一集起
的舊稿整理好，一面完成最近所要寫的一些東西，
當作我對於中國藝壇上一點點的寄與。至於這微
末的寄與能否與公衆相見那自是另一問題了。

蘇州夜話



蘇州夜話

登場人物：

劉叔康（老畫家）

楊小鳳（女學生）

賣花女

男學生甲乙丙丁四人，賣報者一人。

時代：

現代

地方：

蘇州某飯店鄰接小廳之一室

〔老畫家率其畫徒五六人來蘇州寫生，下榻蘇州飯店，此時適由郊外暢遊歸寓，各人畫布上皆取得自然的斷片若干，左側學生甲，正面近進門處學生乙，皆在對着他們輕便的畫架熱心地改畫。惟右側近脚光處他們此來的唯一的并且最使他們一行引為誇耀的女同學楊女士，很安舒地一脚擱在膝上，在恢復她一日間的疲勞，手裏還拿着一本關於蘇州的書熱心地在做他今日經過的名勝古迹底歷史的研究。右側學生丙在洗面打雪花，近右側脚燈處學生丁，於梳好得意的“*All back*”式的頭髮之後在打領帶。〕

學生丁（領帶老打不好，意欲找密司楊替她打，望了她幾眼，但又未便率爾而出，祇好用個聲東擊西之法，先請忙於“*Self-decoration*”的學生丙。）老周，你替我打一打罷。

學生丙（舉起一雙滿着雪花的手）你看看我沒有工夫，你去找密司楊罷。她閒着。

學生丁（正中下懷，很情熱的走到密司楊側。）

密司楊！

楊女士（由書裏抬起頭來）什麼？

學生丁 請你替我打一打罷。我老是打不好。

楊女士 對不起，我不會。（依然看她的書去了）

學生丁 不會？（哀求地）沒有的事罷。你今天早晨不是還替老陳（指其鄰座改畫的同學）打過的嗎？

學生丙（雪花打好了，對丁。）得了；還是我替你打罷。

學生丁 密司楊會的呀。

學生丙 老兄，別傻了。密司楊對於打領結，就像她圖畫的時候取景一樣，也得有點兒“選擇”呀；不然，她爲什麼要這麼遠來畫虎邱的塔，又不就近去畫我們學院後面的那個水塔呢？

學生丁 糟糕！你把我比成那個水塔了。

學生乙（大笑，停了畫筆。）一點也不差，你看你頭這麼大，身子這麼小，不像一個水塔像

什麼呢？

學生丁 那還難怪了，你們看老陳頭尖尖的，身子那麼胖，可不正像虎邱的那個塔嗎？

學生甲 （和密司楊，通笑了。）假若我像虎邱的塔，你先生倒有點兒像生公說法台傍邊池子裏的那塊頑石呢。你看今天劉先生站在生公講台底下對我們講自然與入生的時候，他一個人不是拖着那塊頑石坐着麼？

密司楊 （笑着說）密斯特張，我替你取個名字，好不好？

學生丁 （很誠懇地）不管什麼名字，祇要是您取的，沒有不好的。

密司楊 那麼你乾脆不要叫君實了，改叫頑石好不好？

學生甲乙丙 好極了。（拍手大笑）

學生丁 謝謝，我是一塊頑石，你是一顆靈芝草啊，小姐。

密司楊 （啞然）……

- 學生乙 看你不出，你倒不老實。
- 學生丙 別演紅樓夢了，我們趁劉先生沒有回，到外面去頑頑罷？
- 學生丁 好，去罷。
- 學生丙 老朱，別畫了。去罷。
- 學生乙 等一等。
- 學生丙 （搶去畫筆）等什麼？像咱們這形兒，等一輩子也沒有出息。還是到街上去罷。
- 學生乙 （望學生甲）那麼老陳你也得去。
- 學生甲 （一心改畫）我不出去。
- 學生丁 那麼密司楊，你同我們去罷。
- 密司楊 （捏其腳趾）不，我腳痛。
- 學生丁 咳，誰叫你穿起高跟鞋爬山呢？
- 學生乙 這個不行，至少老陳得去。
- 學生甲 今天早晨我出去太早了，受了點兒涼，這會兒還頭痛。
- 學生乙 她腳痛你頭痛，怎麼這麼湊巧。可是你們倆要一個也不去，我們都要心痛的。

學生丙 去呀，去呀！

到街上去，

到夜的蘇州去。

夜的蘇州是多麼有趣：

你可以看見羅馬似的城頭的月，

你可以看見威尼斯似的街頭的水，

你可以看見弓陀拉似的船，

你可以看見那船上諳婆西似的女。

采香船上女如花，

千古風流夢館娃。

何處文園消渴病，

金閶門外品清茶。

學生甲 對呀，我們陪詩人喝茶去。

學生丙 去。

學生乙 去，等我穿衣。老陳也去。

〔老畫家劉叔康在他們不注意的當兒登場。〕

學生乙 老陳去，我們喝茶去，蘇州的茶頂有名

的。

學生甲 我不要喝茶。

學生丙 那麼我們就喝酒去罷。

學生丁 Oh! wine, woman, and song, 喝酒，
聽蘇州的女人唱歌，這是多麼夠味的事。

學生們（次第見其師至皆肅靜）……

學生丁（惟有他不曾看見）去呀，去呀，怎麼又
不去了呢。要去就快去罷。別等到那鬍子回來
了，又要逼着我們聽他的什麼人生觀，戀愛
觀；那麼老了，還戀愛觀哩。

學生甲（微牽丁衣）怎麼？詩人，你也不去了
麼？（猛見劉不覺悚立）

劉（舒徐地而自帶威嚴地）我此次帶你們到蘇
州來，原是要你們來用用功的。不是單叫你們
來頑的。“學問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
這樣的窮學生到蘇州來，根本就不容易，所以
我叫你們努力和時間爭鬥，別老是貪酒貪茶
的。我今天在虎邱不對你們說過的嗎，假使蘇

州人少喝幾杯茶，蘇州一定比現在要美得多。

〔諸生皆靜聽。〕

〔密司楊放下書本。〕

學生丁（頑皮地）那麼先生，我們出去也不喝酒，也不喝茶，單去看看女人，好不好？

劉（沈吟地）女人？女人是罪惡的東西，幾千年前的蘇州就亡在女人手裏。遊靈巖山上的時候，我不也對你們說過的麼？啊，那琴台，那月池，那響屨廊，那采香徑都是女人留下的罪惡的痕跡！

學生丙 可是先生那不算西施的罪惡，那祇能怪吳王不長進呀。

劉 這話也對。蘇州的男子不很值得恭維，因為太女性的了。可是蘇州的女子却不壞，……（他好像不勝懷舊之感似的，不願再說下去了。走到學生甲後着他的畫。）唔，不壞。不過你有些地方還嫌對於自然的愛不夠。

學生甲 先生，您不說我們得做自然的主人，不要

做他的奴隸麼？

劉 是的，得做自然的主人，可是你要做他的主人，你得充分知道他，若要充分知道他，就得充分地愛他。

[學生乙丙丁在劉熱心爲學生甲說理時，早一個個溜跑了，最後密司楊當不住他們的示意，也背着劉先生一顛一顛地出去了。]

劉 (未覺) 風景畫家對於自然的愛，應該和你這畫裏面那農夫對於土一樣；你看那農夫對於他天天親近的那鋤頭底下的土，就像是對着給他奶吃的母親一樣，他好像聞得着她的熱香，聽得着她的呼吸，感得着她的脈搏似的——畫風景畫不到這個境界，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學生甲 (見密司楊也走了，早已無心作畫，更那來的心思聽他的先生談畫理。) 是。是。

劉 (熱心地感激地) 伯高！你得努力，因爲你大可以學畫。我現在別沒有什麼奢望了，祇望在

你們中間能得一個真的繼承者，真的同志，我也就滿足了，也就覺得不寂寞了。

學生甲（作傾聽狀）外面有人敲門！（急擲書筆趨出）

劉（一見學生盡去）一個個都溜跑了。（隔壁酒樓上女子的歌聲，清揚入耳，他自嘲地。）蘇州女子的唱歌，自然比一個老畫師的談畫要好聽得多罷。（無力地坐在沙發上）

[密司楊徐徐由外面顛進來。]

劉（見楊）怎麼，你沒有出去嗎？

密司楊 他們要我一塊兒去；我脚痛，所以又回來了。

劉 脚痛？（忙起立讓坐）快坐下來。

楊（坐在原來的沙發上）謝謝。

劉（略一回顧見諸生盡去）痛在那兒？

楊（攔右脚於左膝，指之。）這兒！

劉（以手按之）這兒？

楊（護痛而誇張地）噯喲！

劉 噯呀，誰叫你穿起這樣的高跟鞋爬山呢？

楊 （辯解地）我穿慣了。

劉 （感慨地）咳，一個藝術家爲着完成他的藝術，不知道要受多少痛苦。正和你們女人家爲着愛漂亮所受的痛苦一樣啊。

〔他在室內徘徊有頃，忽覺一種被壓抑的感情迸裂而出。〕

劉 小鳳！

楊 噯！（見其激越之狀，大驚。）

劉 我的女學生也不算少了。可是我——我覺得祇有你，小鳳！祇有你……（很迫切地）

楊 （驚訝而退却地）我怎麼樣？

劉 （一字一頓地）你最有希望！

楊 （恍然安心）哦……

劉 人一過了壯年，他愛熱鬧的心腸遠勝過少年人，可是運命每每使他和熱鬧離開。我因爲已經是個四海無家的人，家庭的樂趣，我是被拒絕的了。我祇想在你們中間尋到我的樂趣，我

的光明，我的愛；這就是我辦這個小小的學院的原因了。可是我寂寞得很。我辛辛苦苦得來的教訓，得來的真理；很熱心地拿來送給你們；可是你們雖然天天念着我的講義，事實上都把牠當作糞土似的誰也不願意接受。小鳳，要不是還有你在，我真快要把我的樂趣，我的光明，我的愛都失掉了。

楊（傾聽他的懇切的話後，忽然立起來抱着這晚境蒼涼的老畫家很情熱地。）先生！

劉（驚喜無措）怎麼？！

楊（把頭伏在他的懷裏，一句一句地。）我雖然年紀很輕……

劉（緊張地）唔！

楊不懂得什麼……

劉唔。

楊可是您要是真正……

劉（緊張地）真正怎麼？

楊真正愛我的時候……

劉 (更緊張地) 哦, 真正愛你, 又怎麼樣?

楊 (緊抱着他) 我——我願意做您的……

劉 (緊張到極度) 哦, 你願意做我的——做我的什麼呀?

楊 (頭伏得更進) ……

劉 (驚喜欲狂) 小鳳! 你說呀, 有什麼話祇管明白地說出來, 別藏在心裏, 彼此都難受。我雖然年紀比你大幾歲, 可是我的血還是一樣的熱呀。快說出來罷, 你願意做我的什麼, 小鳳? ……

楊 (很親熱地) 我願意做您的 (忽又伏其頭於他的懷裏) ……

劉 (受不住這種心的激動, 兩眼望天手撫着她的頭似乎在感謝上帝賜他這樣不啻的幸福。) 啊! (忽野獸似的抱住着她, 逼着她。) 做我的什麼! 快說!

楊 (手撫其頰) 做您的女兒呀。

劉 哦, (氣球昇至三十三天忽然炸裂) ……女

兒啊。(無力地可是很慈愛地吻了她的額)
孩子，你怎麼不早說呀。(拭汗)

楊 您不是知道我是沒有爸爸的可憐的孩子嗎？

劉 好，你願意的時候我就做你的爸爸罷。坐下來，別站壞了，你不是脚痛嗎？(扶楊坐沙發，自取椅坐其旁。)

楊 謝謝。

劉 咳，說起來正和你有過爸爸一樣，我也是有過女兒的人啊。

楊 (高興)那麼姊姊在那兒呢？

劉 (打量楊)唔。她若是還在的時候怕要和你一般兒高了。可是他的年紀比你還小，你得叫她妹妹呢。(默算)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她纔五六歲，現在若是在的時候是十八歲了。

楊 她小我兩歲。

劉 這孩子不單止模樣兒長的和你一般可愛，她的聰明也很夠。記得她很小的時候我教她唸

一首唐詩：“淡淡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雖有恨，墮地亦無聲。”她一學就會，時常放在口裏當歌唱；可是那裏知道這四句詩就豫言了我今日的心境呢！啊，“落花雖有恨，墮地亦無聲！”

楊 難道說妹妹不在了嗎？

劉 誰知道？

楊 怎麼會不知道呢？

劉 小鳳，我平常因為怕觸起我的舊痛，所以從來不和你們談起我的家事。……十年前我和睡在酒罈傍邊一樣是完全沉醉在藝術裏面的；我覺得藝術高於一切。加上我父親傳下不少的美術上的收藏，所以我自從出了學校門之後，就在北京的郊外，我家的近邊，築了一個精美的畫室。我和我那賢德的妻子——她的原籍也是蘇州人——和我那可愛的女兒，住在那裏面作畫。我學着古人畫‘長江萬里圖’的意思，想竭大半生的精力畫一幅大畫叫‘萬里

長城”，象徵我們民族的偉大的魄力；并且搜集了許多關於長城的故事，像孟姜女之類，想把她畫進去。這畫畫了五年，就逢着一次可詛咒的內戰：一個軍閥和另一個軍閥爭奪北京，北京城外成了他們的戰場，不用說，我的家，我那精美的畫室成了他們的砲火的目標。我是個倔強不過的人，我不信家裏人的勸告，在砲火中間安然地作畫。可是在一個黑夜裏我忽然驚醒來的時候，大兵已經搶到我的家了。我慌了，我一面教我的妻子帶着女兒先逃，一面趕忙去保護我那畫室，因為畫是我的生命呀……可是那些大兵看見我鎖那畫室，以為那中間一定像皇帝的陵墓一樣，藏着什麼金銀珠寶，幾槍托就把我那畫室的門給打開了。

（示以手指）這個指頭就是那個時候弄破的。

楊（驚視）啊呀，可是沒有開鎗還算是好的呢。
劉：他們進來之後，一看除了一幅大畫之外，幾乎沒有一樣值錢的東西，何況那幅大畫值不值

錢還不曉得呢；他們氣了，一頓刺刀把我那幅費了五年心血還沒有畫成的大畫一塊一塊地割爛了；我在旁邊看着就好像被他們一刀一刀地割着自己的皮肉一樣。我跪着哀求他們留下一段；他們——啊，那些禽獸——他們那里肯聽，一把火，就扎我那精美的畫室；啊——我那象牙的宮殿——全給燒了。我做夢似的心裏，忽然想起我的妻女來了；她們呢？——趕忙在兵火中一找，那裏看見他們的蹤影。我望着天，望着我那畫室的火光，我呆了。我的腦筋像給雷擊碎了似的，我昏了。……

楊： 後來怎麼樣呢？

劉： 一個月以後我從病院裏出來了——我倒在地下時候被一個熟人救了，送在病院裏的。——我一面登報尋找她們，一面改了名字投入一個革命的軍官學校，因為我覺悟了，要建設藝術不能單拿畫筆，還得拿槍！自從拿鎗以來，我打了好幾次惡戰，結果革命成功了。當

出發的時候，我們都抱着很大的希望，以為中國可以因着我們的血得救，可是革命成功之後，才發見我們的血白流的太多，因此我尋了一個機會到歐洲去了。到歐洲本想再學陸軍，可是一種幻滅的悲哀，和無家的寂寞，依然驅起我丟了鎗再去拿畫筆。我想由我的藝術和事業忘記我從前的一切。可是從前的一切不獨不能忘記，並且日子越久，越加使我思妻想女的情懷激烈起來。我那賢美的妻，我那可愛的女兒，她們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呀？！

楊 難道就不可以找他們嗎？

劉 我也曾到處找過她們的蹤跡，可是地北天南，知道她們究竟飄泊在什麼地方呢？

[賣報的登場。]

賣報的 先生，今早的上海報要看罷？十二個銅板看到張將軍同李將軍打仗。要買罷？

劉 （惡其妨礙他的談話）不要，不要。

賣報的 （見其買報無望去而之他口裏仍繼續）

今早的上海報買罷？十二個銅板看到張將軍
同李將軍打仗。（一路叫去）

劉 咳，又是打仗，又不知道要離散多少人家的夫
妻父女。

楊 還不知道要破壞多少美的東西呢。

劉 美的東西的運命總是破壞。可是人不能因為
他結果是要破壞的就不去創造他。“不斷的破
壞，不斷的創造，”這纔是我們的態度。可是我
們民族好像中了破壞狂似的，把創造的氣力
都消磨了。這祇能夠望你們努力呀。

楊 妹妹若是在的時候應該是個有望的女畫家
了。

劉 （感慨係之）那孩子若是還在，到不見得走
我這一條路。她從小就愛唱，現在應該是個有
望的音樂底學生了。

賣花女 （在內）梔子花……白蘭花……梔子花
……白蘭花！

楊 我若是有一個學音樂的妹妹可多麼有趣。我

自己雖然學畫，可是也頂愛音樂的。

劉 我將來送你到歐洲去學音樂罷。我自從失了女兒之後，我時常想……

[賣花女上。向老畫家兜售。]

賣花女 先生，阿要買梔子花，白蘭花？

劉 （不，顧斥之。）不要不要，快出去！

賣花女 老先生，買一朵罷。

劉 我們不要，別在這裏麻煩。

女 （改向女）小姐，買朵花戴戴罷。蠻新鮮格。

楊 （忙選幾朵）幾化銅粒？

賣花女 隨便條把幾個好哪。

楊 （取兩毛錢與之）

賣花女 小姐，謝謝條。（好奇地走到畫架後）

楊 （取花爲劉插領角）您也戴一朵罷。

劉 我不要。

楊 不。這是我送給爸爸的。（自取一朵，掛自己襟上。）

劉 咳，你們年輕的女孩子愛花，就像我們年紀大

幾歲的人愛你們女孩子一樣。

楊 (瞥見賣花女在改畫) 呵呀, 她在那里改他們的畫呢。

劉 (急起止之) 噯! 快些放下。

賣花女 先生, 你看啥人畫得好哪?

劉 你看, 人家畫得蠻好的畫, 給你這一來弄得一塌糊塗了。你還說誰畫得好!

賣花女 格個有啥稀奇。

劉 這自然也沒有什麼稀奇, 可是你曉得什麼?

賣花女 (不平地用京話) 你怎麼知道我不曉得什麼?

劉 (驚異) 這孩子倒有些作怪, 說話南一句北一句的。

賣花女 長這麼大還不會說話嗎?

劉 好, 你會說話。(收回畫筆) 你快出去罷, 弄髒了人家的畫, 回頭他們要生氣的。去去。

賣花女 (被欺負慣了的反抗) 去就去。(提花籃徐出)

劉 (收好畫筆就座,將繼續談話。)……

賣花女 (漫吟)“淡淡長流水,悠悠遠客情;落花雖有恨,墮地亦無聲。”

劉 喂!(忽有所觸,急起身呼之。)賣花的!賣花的!

賣花女 (回來)又叫我轉來做什麼呀?還要買花麼?

劉 花是不要了。

賣花女 那末叫我轉來啥事體呢?

劉 你坐。坐一會兒,我有話問你。

賣花女 (勉強就坐)老先生,請你快些說罷,我還得去賣完這些花,養活這條小命呢。

劉 我問你,你每天這樣賣花,能掙多少錢一天呢?

賣花女 賣花能掙多少錢?也不過掙一點兒錢就是哪。

劉 那麼又怎麼能養得活你呢。

賣花女 老先生,命有好壞,可是活總是要活的!

比方像小姐一樣的命，自然又有不同；像我這樣的命有一點兒錢也就可以活下去了。

劉（感嘆地）咳，中國啊，你連這樣年輕的女孩，都叫她成爲一個宿命論者麼！（再問下去）你念過書沒有？進過學堂沒有？

賣花女 在這兒也念過幾年書。後來連吃飯都沒有法想，那來錢念書呢？賣花的時候走過女學堂，聽得裏面彈鋼琴的聲音，看見那些女學生拍網球底時候，那種活潑的樣子，心裏恨不得變個鳥兒飛到她們裏面去；有時候聽呆了，看呆了，不知道耽擱了多少賣花的時間。後來我想明白了，我是一個賣花的！和她們那些有福氣的小姐們隔了一層很厚的牆壁，所以我以後再也不走過那嘴兒了。

劉 你爸爸爲什麼不掙錢養活你，並且送你進學堂呢？

賣花女 我沒有爸爸了。

劉 哦，沒有爸爸了。那麼你母親呢？

賣花女 ……（觸動悲懷抑鬱有頃，打量老畫師一回。）老先生，我第一次到外面賣花的時候，我母親對我說過：“明兒，我是叫你去賣花的，不是叫你去賣愁的。”因此我時常記著母親的話，從不敢向客人們訴哀的。可是老先生，一個小蟲兒受了苦也想哼一聲呀。我看你們兩位都是很好的，我不妨對你們說說罷。

楊 我看你不像是此地人？

賣花女 我媽雖然是本地人，可是我的爸爸是北京人。我是在北京生的。我很小的時候北京也不知爲着什麼打了一次大仗，一天晚上大兵衝到我家裏來，把我一家人都衝散了。

劉 唔。

賣花女 媽媽和我不由自主地，隨着許多鄰舍拚命的逃。逃了一程，回頭望我們的家的時候，老先生，早燒紅了半邊天了。後來繼續逃出來的人還很多，媽和我都以爲爸爸一定也在中間的，後來好容易逃到天津了。

楊 到了天津你尋着爸爸沒有呢？

賣花女 媽媽在許多逃難的人中間尋問了多少時候，也不曾得着我爸爸的消息。……後來好不容易遇見了一個最後由我們村裏逃出來的王叔叔，據他說我爸爸死守著家裏，不讓大兵進去，大兵生氣，放了一把火，把我爸爸燒死在裏面了……（泣聲）

劉 （仰望着天）嚶，你爸爸要是真在那時候死了，倒免得後來許多的煩惱。（起身欲抱之）孩子，你姓什麼？

賣花女 我姓唐。

劉 （愕然）姓唐？你爲什麼姓唐？

賣花女 我爲什麼不姓唐？

楊 （見他們回答都奇怪，轉轉話頭。）可是後來呢？

賣花女 （繼續的說）後來我媽在客棧裏抱着我哭了好幾天。想要自殺呢，又捨不得我。想要帶起我逃呢，又一個錢也沒有了。

楊 爲什麼不找親戚呢？

賣花女 我爸爸平常祇管作畫，從來不管家的，更不去找親戚；所以這個時候又有誰來管我們呢？幸而，咳，又不幸遇見一位很親切的唐先生，看得我母女哭得可憐，說他現在蘇州做生意，要是願意同他到南邊去的時候，他可以供給我們的船費。我母親本是南邊人，她還有一個妹妹在蘇州，想趁此去找她，所以我們就同他到南邊來了。

楊 到蘇州找着你的阿姨沒有？

賣花女 找着了也就沒有事了。偏巧我那阿姨家裏有了什麼變動，早不住在蘇州了。我們母女弄得蘇州也不能住，北京也沒有法子回去了。

楊 那麼，那位唐先生呢？

賣花女 是呀，也虧得那位唐先生對我媽說，“你別着急，既然親戚不在，就在我家裏住一年半載也沒有什麼。”我母親不肯，祇向他借了一點點錢，租了一間屋子，每天靠她給人家做活

來養活我。

劉 唔（點頭）……

賣花女 隔了一年，我八歲了。唐先生親自對我媽說：“你既然那樣愛你的姑娘，望她做她那沒有兒子的父親底一個有出息的女兒，那麼，你得送她讀書了。”我媽說：“沒有錢，也沒有法子。”那位先生說：“我有錢。”我媽說：“承你帶我們來的恩還沒有報，怎好再用你的錢呢？”他說：“這有什麼要緊，但凡你願意做我家的人的時候，我願意把你姑娘撫養到大學畢業。”

劉 （緊張地）你媽答應了沒有？

賣花女 我媽本來不答應，可是一想到我的將來，她可就答應了。（泣聲）我那可憐的媽她爲着我捨了她自己了。

劉 （緊張地）哦！因此你就姓了唐了。（蒙着頭……）

楊 後來他送你讀書沒有？

賣花女 因此我在小學裏念了三年書。最初幾年，我媽和那位唐先生的感情還好，我的日子也還好過。後來那位先生因為我媽沒有給她生孩子，他又娶了一個。自從這個進門以來，我媽同我就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第二年我要上學，因為那姨母不贊成，就停止了。後來那姨母生了一個孩子，這就是更了不得了，我們母女在他家就簡直沒有說話的分兒。我每天不單止不能念書，還得做那娘姨們都不做的苦事，一拿書本，就要挨他們的打罵。

劉 （興奮地）唔！

賣花女 晚上母親總是抱着我哭。說她不單止負了爸爸，還負了我。母親的身體本來不好，那裏經得過這樣的憂愁？後來就病了。那時候繼父的心裏，那裏還有我母親？讓她病，全不給她藥吃。老先生，我從那時候就出來賣花了。拿賣花得來的錢買些藥給她吃。可是老先生，這能濟什麼事呢？

劉（已與奮到老淚橫流了）唔。後來呢？

賣花女 後來，我母親老是這樣病着，可是也老是不死。她說她現在的希望就是能夠多看見我一天好一天。到去年一個冬天的晚上，我母親緊握着我的手說，“明兒，我實在不能支持了。我死了之後，雖看不見你的樣子了，可是你的八字我已經替你算清了。與其讓你將來長大受人家折磨，還不如……”這話沒有說完。我那可憐的媽可就丟了我去了。（哭出來）呀……

劉（概沈痛之聲）她死了！

賣花女 死了，我也就被他們攆出來了。

楊 你將來安排怎麼樣？

賣花女 一個像我這樣的女孩子，有什麼將來！不過假[⊗]我不餓死，我想報仇！

楊 向什麼人報仇？

賣花女 向那害死我母親的！

楊 是你那繼父麼？

賣花女 他今年已經死了。

楊 那麼，你的仇人是誰呢？

賣花女 我的仇人麼？我的仇人？我的仇人一個是戰爭，一個是貧窮；要不是戰爭，我們一家人怎樣會衝散，我的爸爸，怎麼會被人家賠死。要不是貧窮，我媽怎麼會嫁人，她也怎麼會死！

劉 （再也不能忍了，傷慘地。）孩子，你還有一個仇人在這裏！

賣花女 （啞然）老先生，您同我有什麼仇？

劉 我不該看重了我的藝術，丟棄了你們。

賣花女 你難道是我的爸爸麼？我的爸爸不是已經死了嗎？

劉 孩子，正和你爸爸也以爲你們死了一樣。

賣花女 （仔細打量）真正是我的爸爸？

劉 是的。

賣花女 您是不是姓劉？

劉 姓劉！

賣花女 名字呢？

劉 叔康！

賣花女 啊，爸爸呀，你還在麼！媽死的時候，還叫着你的名字，說對不住你呢。

劉 啊，孩子，我纔對不住你們。

賣花女 爸爸！（兩人緊抱而哭）

楊 （也陪着眼淚）這就是妹妹麼？

劉 （含淚點頭）……

——幕——

江村小景

人物：

母

女

長子

次子

時代：

一九二七年

地點：

龍潭江邊一小村中所起的事

[母女在家裏一邊做活，一邊閒談。]

女 媽，我下個月一定要同二哥到南京去念書。

母 你瞧，你又說了。

女 我爲什麼不要說？二哥已經答應我了。

母 二哥答應你了？他纔當一個小兵能賺得幾個錢一月？怎麼能送你去讀書？并且娘也想讓他積幾個錢取一房親事，將來也好接續香烟，所以我勸你還是安心在鄉下待着，學好針黹，將來找一家好一點的人家也就可以快活地過一世了。

女 我不要住在鄉裏。

母 年輕的人總是想到城裏去。其實到了城裏又有什麼好結果？你看徐大姑娘今日也要上城去做工夫，明日也要上城去做工夫，回來賺得了一些什麼？賺得一個肚子，一個沒有爸爸的孩子。

女 我難道學徐大姑娘一樣？我又不要去做工。

母 你二哥不能幫你的時候你不做工行嗎？你想

人家白白的給書你讀嗎？窮人有書讀的日子還早着呢。到底要到那一天

女 咳。

母 說起來，也祇怨得你命苦。你的大哥若不是小時候失掉了，到現在快二十八歲，也可以幫幫二哥和你了。

女 不是說給拐子拐去的嗎？

母 是呀，他最愛看把戲，遇着許多江北的耍把戲的就把他拐走了。到現在十幾年沒有消息，不知道是死了還是活着呢。算八字的先生說我命裏有兩個兒子却沒有一個兒子送終。上個月我病得很利害的時候你二哥開差到蚌埠去了不能回來，我想起那算八字先生的話真是靈驗，不覺在牀上哭起來了，你不記得嗎？

女 你不至少有一個女兒送終嗎！

母 是啊，所以假使你也丟了我到城裏去了，那我真要成一個老孤鬼呢。

女 你老人家說什麼話。

〔外面忽聞槍響。〕

母 什麼話？你聽，這樣的世界誰曉得我們明天活不活啊。

女 這是二哥營裏試槍。據說這幾天要防孫傳芳的兵過江呢。

母 周大先生說前天由那裏過來過一批給他們打退了。老是這樣打來打去也不知道那一年有太平日子過，所以我每天早上一炷香，祇要求得我死的時候你二哥和你在我的牀前就心滿意足了。你大哥是十有九沒有望的了。

女 大哥是怎麼個樣子？

母 個兒恐怕比你二哥要大得多。對啊，他走的時候你還沒有生呢。

女 大哥要是回來了不知道認不認得家裏？

母 要是回來了，總應該認得的，那時他已經是個滿十二歲的孩子了。

女 比二哥大四歲。

母 是啊。哦，你二哥約好今天晚上回來吃晚飯

你快去到鎮上買點肉，打點酒來。

女 好。（起身拿籃子）

母 你二哥真是好孩子，昨天又給了我兩塊錢了。

女 他還給了我一塊錢。

母 你積在那裏將來也好買點嫁奩。

女 不，我要積在那裏讀書。

母 也好。孩子，你要快去快回。現在外面世風不好啊。

女 曉得的。

母 記得，快點回。哦，順便還買點醬油，胡椒。

女 曉得。

[女提籃下，老母依舊做活。]

[已而聞叩門聲。]

母 （手裏擎着活計）誰呀？

[隨着母的手進來一軍裝的男子。]

男子 我呀。（北方口音）

母 （凝視有頃）你找誰呀？

男子 我找這裏的老太太，這裏是姓鍾嗎？

母 姓鍾。

男子 鍾老太太在家嗎？

母 我姓鍾，可不曉得什麼鍾老太太。

男子 噯啊，娘啊，你老得這個樣子了。（抱之哭）

母 （驚訝欲退）你是誰？

男子 我嗎？娘啊，你不認得了嗎。我就是你的大兒子宗佑啊。

母 你是宗佑？你是小時候失掉的宗佑？

男子 是啊，娘。

母 真的？

男子 怎麼不真，娘啊，你看，這手上不還有一個印嗎？這是你兒子不聽說你咬下的，對不對？

母 果然是宗佑，噯呀孩子，你怎麼一十六年一封信也不寄回啊？

男子 娘啊，真是一言難盡。起初不想家裏，後來想起家裏又沒有勁兒寫信回來。

母 有什麼不好寫信回來呢？難道娘還責備你嗎？你跟那些耍把戲的走了之後後來到了些什麼

地方呢？聽你的口音你簡直像個北方人了，孩子。

長子 誰說不是。兒子有時候簡直忘記是南邊人了。我跟着那些要把歲錢的跑到北邊，起初覺得很好頑，後來漸漸教我也學着頑了，學不會每天被他們打得可憐。

母 哦呀。（撫其子）

長子 後來頑到河南被我逃出來。虧着一個鄉下老人家收留了我叫我幫着種田。我就很勤快地幫着他種了好幾年田，可是後來老是打仗，到處都有土匪，鄉裏有田也沒有法子種。那老人家也給剿土匪的大兵打死了。我那時已經十八歲了，遇着招兵，我就去當兵。山東，北京，奉天，什麼地方不曾到過，起初幫吳佩孚去打張作霖，後來又幫着張作霖打吳佩孚。

母 孩子，你怎麼這樣沒有主張呢？

長子 主張？娘啊，兒子不識字曉得什麼主張？我祇曉得有糧就吃，有仗就打。你看我這邊臉上

不是有這麼大一個疤嗎？這是第一次奉直戰打傷的。這個手指頭不是沒有了嗎？這是第二次奉直戰打傷的。

母 嚶啊，孩子，你幹嗎要去當兵呢？

長子 不當兵沒有飯吃啊。

母 你也弄了什麼前程沒有？

長子 娘，兒子在吳佩孚手下當過排長，後來在湖北漢陽打敗了仗就解散了。

母 那麼你這一趟怎麼回來的呢？

長子 我敗到河南之後又回到山東，遇着孫大帥招兵叫我們打南京所以我又當了排長了。娘啊，祇要這一趟打了勝仗得了南京，你兒子就可以升官發財了，你老人家就可以做老太太了。

母（大驚）嚶呀，兒子，你是今天過江來的是不是？

長子 是啊，咱們孫大帥賞我五十塊大洋，說打勝了仗另外有賞。我想起我家在這裏所以就找

回來的。不想你老人家老得這個樣子了。

母 兒子啊，你回來我自然歡喜，可是你是這樣回來不很危險嗎？這一邊早派了好些兵在這裏守着呢。

長子 娘，不要怕。咱們過了江世界就是我們的了。我們一共要過來五萬人，那幾個南兵怕什麼。

母 可是孩子，我還是不放心，這幾天這裏查得嚴，你穿着軍服回頭給人家看見了可了不得。你坐一會兒，別出去。我去到隔壁張家裏替你去借一身便衣來。

長子 娘，不要緊，南兵來了，他媽的，一手槍就幹掉他。

母 不，孩子，你不聽我的話在外面闖了一十六年，今天回來聽了我這一次罷。我去借便衣你換了，你不要當兵了。娘也不要你們升官，也不望你們發財，祇要你們都在我的身邊，娘就討飯養你們也甘心。好孩子，你坐一回兒不

要出去了。這一向查得很嚴哩。(匆匆下)

長子 (在室內四望，什麼都好像親熱似的坐在牀上。) 啊，舒服得很，十幾年沒有睡過家裏的牀了。哦呀，是啊，我不是在這牀上生的嗎？二十八年這張牀還沒有壞，這真是好木頭啊。

[女匆匆入門沒有注意。]

長子 (長期軍隊生活養成之獸性復發以腳勾之)

女 (幾仆見男子大驚) 嘎!

長子 喂，來，花姑娘，你姓什麼？

女 我我我——你是那裏來的？

長子 我是江那邊來的。你別怕。

女 (要逃) 嘎！你是北兵！

長子 你別怕。(追之，攔門。)

女 嘎呀，救命呀。

長子 (笑追之) 我又不殺你，救什麼命。

女 救命啊！救命啊！

[服役南軍之次子適於此時武裝回家。]

次子 (聞呼救聲開門入) 什麼事？

女 啊，哥哥！這個人叫我“花姑娘”！

次子 他是那裏來的？

女 他他是江北來的，他是北兵。

次子 北兵？

長子 不錯。咱是孫大帥部下的排長，你敢怎麼樣？

次子 你好大的狗胆跑過江來調戲良家女子。

長子 這算得了什麼？咱們要打開了南京這樣的“花姑娘”我還不要呢。

次子 畜生！快把手舉起來。（出盒子礮）

長子 哈哈，你要繳我的械嗎？（一脚踢掉他的盒子礮）

〔兩人格鬥起來。〕

女 噯呀，（急下）

次子 入你媽，你到我們這裏來送死。

長子 “臊你的妹子！”你到我家裏來逞兇。

〔兩人搶盒子礮。〕

次子 你這孫傳芳的狗！

長子 你這×××的狗!

次子 打死你這狗!

長子 媽的巴子，你敢強。(搶得盒子礮擊中次子之腹。)

次子 (拚死命奪得長子腰間手槍擊其兄。) 畜生!

[母女急追入。]

母 打不得!打不得!你們是兄弟啊!你們是兄弟啊!你們是兄弟啊!

[次子之槍已響洞其兄之胸。]

長子 畜生!(仆)

母 啊，你們是兄弟啊!啊!軍閥啊，萬惡的軍閥!啊，我把兩個兒子都送給你。現在他們兩個都倒了，你們還不倒嗎!啊，宗佑!啊，宗成!可憐的孩子們啊!(哭倒)

女 這個難道就是大哥嗎?

母 這個就是大哥，他是那個牀上生的，在外面一十六年回來，倒在生他的牀上死了。難道真是

有八字嗎？算八字的先生的話是靈了。我生了兩個兒子，一個也不能送我的終，倒叫我今日送他們兩個人的終了。女兒啊，你千萬別到城裏去罷。要去也等你的娘死了之後去。你不必等多少時候，你的娘死的日子快了呢。

女 媽，我再也不要去了。我永遠地陪着你老人家。

[外面槍響如鞭爆，但聞“北兵大隊過江了”，“開仗了”，“快逃呀”之聲。]

女 媽。快些逃罷。

母 孩子，我們窮人逃到那裏去？啊，宗佑阿，宗成啊！你們把你的娘帶起去罷。

女 (哭) 媽。

——幕——

生 之 意 志

老人

其子

其女

其僕

[老人鬚髮幡然，袍服整肅，端坐桌燈前
看康德哲學，桌上置時鐘。]

[老人忽望時鐘，有愠色。]

[僕人靜默誠敬地端咖啡牛乳上。]

僕 老爺請用咖啡。

老人（舒徐而威嚴地）怎麼遲了五分鐘？

僕（小聲）陳媽盪牛乳稍爲慢了一些。

老人 自己做錯的事不要推到別人身上，以後要按時候送來。

僕 是。（將去）

老人 來。

僕 是。

老人 把那椅子擺正些。

僕 這是隔壁小少爺來頑的時候搬動的。（一面擺正）

老人 那個小少爺？（一想）就是那金寶嗎？

僕 是。因爲老爺頂愛他纔敢讓他來頑。……實在那小孩兒很有趣。

老人（略帶微笑）唔。

僕 可是以後不敢讓他來頑了。

老人（少停）來頑頑也不要緊。

僕 是。（恭謹退下）

老人（仍端坐看書，忽有所憶，頓時怒形於色，

在抽屜內書夾中取出一封信，看了幾字。嘆了一聲，好像有了什麼決心似的，把信藏好。依然平靜地看書。）

[僕人悄悄地上。]

僕 (很顫慄的調子，懇求的眼光。)少爺回來了。

老人 少爺回來了？

僕 是。

老人 (本要想不許他進來，但忽轉念森嚴地。)

叫他進來！

僕 是。(退)

老人 (仍裝平靜看書，但實在心已惱亂，眼光隨時射出威嚴的光。)

[其子一誠懇之現代青年。很戒慎恐懼地走上。]

少年 (走到他父親身邊低聲) 爹爹。

老人 (不答)

少年 (再喚) 爹爹。兒子回來了。

老人 (徐徐轉面用威嚴的眼光凝視其子) 你怎

麼回來的！

少年 （有萬斛愁腸無法訴出）兒子失了業了。

……

老人 （幾度嗚咽）好好地在銀行裏辦事，怎麼會失業的？

少年 （想借此機會一訴委屈）兒子平常受爹爹嚴格的教訓，在外面做事是從不敢懈怠的。怎奈外面的成功失敗有時候并不在會不會辦事，而在會不會巴結。兒子因為不會巴結所以就失了業了。（因有所懼未盡其詞）

老人 誰要你巴結，方老伯要你巴結嗎？（氣）混帳東西！

少年 方老伯雖然不要我巴結，他的少爺却是愛人家巴結的，兒子不獨不能巴結他，反而和他衝突，所以就失敗了。

老人 你爲着什麼事情和他衝突？

少年 （欲語而未敢）……

老人 儘你說——！

少年（不覺悲從中來）爸爸，兒子這次回來就像負了傷的小鳥回到他的母巢來將養他的傷痕似的，爸爸呀，你老人家做一做他的慈母罷……（望着壁上他母親的肖像）阿，媽媽呀。

老人（忍氣）你且說爲着什麼事和方老伯的少爺衝突。

少年（欲言未敢出口，但忽決心地。）因爲兒子和方少爺同愛了一個女子，這個女子愛兒子勝過愛方少爺，我們差不多要訂婚了，方少爺知道了，仗着他的金錢，勢力，竭力從中破壞，結果，兒子不單止失了業，而且連愛也失掉了。兒子明知道父親待子女們嚴格不敢回家，想飄流到什麼地方去，當不住好友們的勸告，我纔大着胆子回來。爸爸呀，母親去世之後，你老人家就兼做了我們的母親了，您允許我養好了心的傷痕再出去罷。

老人（責罵）什麼叫心的傷痕？分明是你這東

西懶惰，不好好的辦事，還要誘惑方老伯的少爺在外面遊蕩，方老伯纔把你辭退了。你還有什麼面目回來見我？

少年 爸爸，這個可太冤枉兒子了。

老人 冤枉了你？（徐從抽屜書夾中取出適纔看過的信來）方老伯早有信來告訴我了。他和我多年的老友難道還冤枉我的兒子不成！你這畜生！自己去看。

少年 （略看之後憤恨之情形於面色）爸爸，這些都正和事實相反。所謂“欲加之罪回患無辭”。兒子和方少爺不對，方老伯自然聽他少爺的話。

老人 （憤恨）爲什麼我又不聽你的話！……你還要強辯。想來欺瞞我麼？

少年 兒子的話，都是真的。爸爸呀，你就不看在兒子份上，看在亡過的母親的份上罷。

老人 你還提起你母親麼！畜生呀，你母親在世的時候我的愛完全在她的身上。她死了之後，我

的愛就全移在你們兄妹身上了。我祇望把你們兩個教養成社會上有用的人。你妹妹在學校裏念書操行成績都很好，很得先生和同學們的稱讚，總算不辱沒你母親；祇有你這畜生，第一次送到社會上去，就這樣的狼狽回來，還使做父親的落了一個教子無方的罵名。你母親若在，也應該何等的悲痛。你方纔說要流到什麼地方去，想你是打好了主意的。趕快與我滾出去罷。我家裏不容你這種懶惰的東西！

少年 爸爸！你真這樣忍心嗎？

老人 忍心總比姑息好，快與我出去。（指門外）

少年 （悲痛）咳，一個失了業，失了戀的人，現在連父親的愛都要失掉嗎？爸爸，兒子什麼時候……（垂頭徐出）

老人 （忍心看書）

僕人 （很驕心的）老爺，少爺走了。

老人 唔。

僕人 少爺走了。

老人 唔。(若無感動)

[僕見無望將退。]

老人 來。

僕 是。把少爺請回來罷?

老人 (少停) 倒杯茶來!

僕 (失望的) 是。(下)

老人 (仍看書)

[門外汽車喇叭聲。]

僕 (喜色上) 老爺, 小姐回來了。

老人 (驚異) 什麼?

僕 小姐回來了。

老人 (望望日曆獨語) 她怎麼這個時候回來了?

快叫她進來。

[僕下。]

老人 (面帶喜色, 起立等待。)

[女披大衣胸前抱一物亭亭而入。]

女 爸爸。

老人 呵, 你回來了。(稍嚴厲) 你為什麼這時候

回來，不就誤了功課麼？

女 我病了一些日子，想回來養息。

老人 什麼病？不大要緊麼？坐呀。

女 （一面就坐）好，現在好了些……

老人 身體是第一生命，總得自己知道保重纔是。

女 是。

老人 固然也不單止要保重身體，尤其得保重自己的品行。在學校裏念書的時候不好好的學着做人，回頭一入社會不單止自己要給破壞，還要破壞人家。知道的人說他自己不長進，不知道的人，說他做父母的沒有教育！

女 是。（很不安的表情）

老人 你到處能把你母親做模範還算好。你母親在的時候我的愛全在她身上，你母親一死，我的愛完全移到你們兄妹的身上。二十多年的獨身生活不是容易過的。我的希望就是想你們有些出息，想你們都成個模範的青年……可是我的希望已經破壞了一半了。我現在祇

能望你一個人了。

女 哥哥呢？

老人 再別提那不长進的東西。他在銀行裏不好生做事，反在外邊同人家爭女人；把差事弄掉了，又想回家來貪懶，……我已經把他趕出去了！

女 爸爸，我看哥哥決不是那樣的人，你老人家要原諒他一些罷。哥哥曾經寫信把他的事情告訴我，我很同情哥哥呢！

老人 你很同情他？我不知道你心裏怎麼想的。總之你哥哥的事夠我傷心了，你別再讓你爸爸傷心纔好。

女 （想到她自己的事不覺哭起來）……

老人 你哭什麼？你哭你的哥哥麼？那種不长進的東西哭他做什麼？他要去打流就讓他去罷。祇要你不使我失望，我就不愁沒有後了。

女 （愈哭）……

老人 （拍之）別哭了。病後的人應該好好休息。

來！

僕（上）是。

老人 快把小姐的房裏收拾好。

僕 是。（退）

[女懷中忽發嬰兒啼哭之聲。]

老人（四顧傾聽。）

[啼聲又發。]

老人（趨至女前注視之）

[啼聲又發。]

老人（揭開大衣，發見嬰兒。）

女（退後數步）

老人（怒的）這是誰的孩子？

女（半畏懼半誇耀）是我的孩子！

老人 是你的孩子？這孩子的父親是誰？

女 就是表哥。

老人 是你表哥？你們什麼時候結婚的？

女 去年這時候結婚的。

老人 去年這時候？爲什麼不告訴我？

女 來不及告訴你老人家。

老人 爲什麼來不及告訴我？

女 因爲我的生之意志太強了。

老人 （失望之極不可解之極）怎麼叫生之意志太強了，分明是不顧廉恥！（亂走）啊，原來你們都是這樣的不肖的畜生，我的希望全滅了，我的眼前漆也似的黑起來了。好，我率性不要後了。你這種無廉恥的畜生真把你母親辱沒盡了。（舉拳欲擊之）

女 （并不退避，但以母性的尊嚴保護其新生之兒，兒啼聲又起。）

老人 （漸注視着啼着的可愛的嬰兒被這新的生命力所壓迫，他的拳漸漸的鬆下來，終於抱着這個嬰兒了。）

女 爸爸，您看她可像母親？

老人 （顫微笑）唔，（比視壁上肖像）真有點像。

女 哥哥要是結了婚，你老人家現在應該早抱孫。

子了。

老人（抱着這外孫女不忍釋手，逗着她頑，忽有所憶。）來！

僕（急上）老爺要茶嗎？

老人 把少爺找回來！

僕（喜笑）是是！（急下

〔兒啼又起。〕

〔女伸手前進。〕

〔老人還逗着他頑。〕

——幕——

垃 圾 桶

人物：

窗內人

敲窗人

傻少爺

其友

貧兒

貧老頭

娘姨甲,乙,丙。

第 一 段

[開幕時微聞呻吟聲，窗內燈光忽明，人影散亂。野外犬吠聲，窗內燈光忽滅，窗開，有頭部黑影伸出探視良久，窗閉，電燈復明，一少年悄然敲窗，電燈忽滅，再敲，三敲。]

[窗開。]

窗內人 誰？

敲窗人 是我，怎麼樣了？

窗內人 快生了，怎麼辦？

敲窗人 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窗內人 你得想法子呀！

敲窗人 我心裏亂極了。有什麼法想呢？

窗內人 昨天說的那個辦法怎麼樣？

敲窗人 他不肯。

窗內人 把我急死了，你快想法子吧，要不然我只好……

[忽聞犬吠聲。敲窗人偷跑下。]

[電燈滅，又聞呻吟聲，既而略聞嘈雜聲，忽有嬰兒哭聲，突止，燈光又明。靜默一片，鷄鳴，內有人開窗，探視一週，見無人蹤，視察垃圾桶，遂閉窗。一會從後門繞出，潛至垃圾桶旁，將懷中所抱的東西，悄置桶內，急返，燈光又滅。沈靜一會，鷄鳴，日出。少年與其友從大門出，至樹前，行深呼吸。]

其友 你們這兒好極了，雖然在都會，却好像是鄉下一樣。

少年 要是這一帶地皮都把房子蓋起來了也是不成的。

其友 這一帶地皮統是你們家裏的嗎？

少年 是我們家裏的。我很歡喜這個地方。但是我爸爸看到這幾年人口一天天多起來了，起房子很賺錢，他想把這一帶的樹通通砍掉起房子。

其友 你怎麼不反對？

少年 我二哥還不敢反對，何況我呢？唉，我大哥

要在世就好了，他是頂愛我的。

其友 你的大哥什麼時候死的？

少年 唉！死了快六年了！要是還在，現在也快三十歲了。

其友 那麼你大哥死的時候，不剛祇二十四嗎？那大麼年紀就死了，那真是可憐啊！

少年 死的固然可憐，活着的還要可憐呢。

其友 你是說你嫂嫂嗎？

少年 對呀，她來的時候剛十八歲。結婚不到半年，我哥哥就死了，她活活地守了六年寡了。唉！想起她來的時候，真是一個又活潑又美麗的女子，可是這會兒也就完了。

其友 女人的生命本來就很短的。這一趟我來怎麼不看見你的嫂嫂呢？

少年 她病了不少的日子了。平常老是哭着。

其友 唉，這太不人道了！怎麼不改嫁呢？

少年 我的爸爸，她的爸爸，通通不許她改嫁。

其友 那豈不把一條有用的生命活活地給坑死了？

嗎？

少年 坑死的人多着呢。我現在每天早上這樣的練身體，只想把身體練好，將來做點什麼事，可是我把我的將來仔細一想，什麼事也不想做了。

其友 你年紀又輕，家裏又有錢，你爸爸又許你畢業之後上外國去留學。你前途很遼遠，幹嗎那麼悲觀呢？

少年 是呀，誰說不是。不過，（嘆了一聲氣）咳，你又那裏曉得我的苦處呢？我年紀雖然輕，我的腦子早壞了。醫生說這是爸爸傳給我的好遺產（苦笑），……我在學校裏不是也不很笨嗎？可是從上學期起我祇好在家裏休息了。

其友 在家裏休息休息也好。像你有太太招扶總算幸福呢。

少年 再別提起她了。我每天就是想怎樣少看見她幾眼。所以早上很早起來，晚上很晚還不睡。

其友 那爲什麼？難道嫂嫂還不好嗎？

少年 她好是好，可是我不喜歡她，她是媽媽給我定的。我另外有我的愛人，你不是知道嗎？

其友 唔。那你爲什麼又要和她結婚呢？

少年 沒有法子呀。爸爸逼着我，不結婚就不算他兒子，不給錢。

其友 唔，你既然和她結了婚又不愛她豈不是害自己又害人家嗎？

少年 是啊，可是有什麼法想呢？有錢的人都很高興替他們子女掘墳墓，所以我們也祇好鑽進這墳墓裏去。（悲嘆）

其友 哈哈，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了。

少年 真是我覺得人生比地獄還黑暗。

其友 是的嗎？那你可把人生看得太黑暗了。別說閒話了，你看太陽快要出來了，我和你到光明的那方面散步去吧。

〔同下場。〕

第 二 場

[娘姨乙持掃帚與箕傾棄物於垃圾桶內，
將返，鄰宅娘姨丙同樣傾垃圾於桶內。]

娘姨乙 你早啊，陳媽！

娘姨丙 黃媽，你早啊！

娘姨乙 昨天晚上少爺回來了嗎？

娘姨丙 沒有回來！

娘姨乙 那你不是很寂寞嗎？

娘姨丙 這是什麼話！回頭給人家聽見了像什麼
樣子！

娘姨乙 不要緊的，我不會給少奶奶聽到的。

娘姨丙 瞎說！

娘姨乙 得了，別生氣了！我是和你開玩笑的呀！

老實說：你的少爺爲什麼不在家呢？

娘姨丙 我也不知道，我看他這一向好像着了什麼魔似的。他一回家，總是長吁短嘆的和少奶奶一句話也不說，好像有什麼心事呢。

娘姨乙 他有什麼心事呢？那麼你一定知道啊！

娘姨丙 我幹嗎一定會知道？

娘姨乙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娘姨丙 唉！不過知道也是白知道了！

娘姨乙 你既然知道就該想法子救救你的少爺！

娘姨丙 那末，你爲什麼又不想法子去救救你的
少奶奶呢？

娘姨乙 救？救他們幹嗎？這是他們活該！

[內有人聲喊“黃媽”。娘姨丙見娘姨乙下
場。亦下場。]

第 三 段

[貧兒上場，到垃圾桶旁拾垃圾。一會，老
頭上。]

老頭 噲！小孩子，走出來！

貧兒 我爲什麼要走出來？

老頭 你在裏面幹嗎？

貧兒 我在裏面檢垃圾！

老頭 你不是已經檢滿一籃了嗎？幹嗎還要檢？

貧兒 誰叫你不早來呢？

老頭 你得懂得我們的規矩啊！

貧兒 我不懂得什麼規矩。

老頭 你連規矩都不懂得，還想檢垃圾嗎？我告訴你吧，你年紀小，你上過會沒有？你要是上過會的，你就知道檢垃圾可不能要一個人檢得太乾淨了，你得剩點給別人。你不是已經檢滿了一籃了嗎？你看我的籃子還是空空的。

貧兒 你看，我的籃子那裏是滿了昵？

老頭 看你年紀這麼小，心倒這麼貪！

貧兒 看你年紀這麼大，臉倒這麼厚，和一個小孩爭！

老頭 我幹嗎不要爭呢？我得養活我自己；還得養活我的老婆。

貧兒 我也還得養活我的媽媽。

老頭 你爲什麼不要你的媽媽養活你呢？

貧兒 我的媽媽有病。！你爲什麼不要你的老婆養

活你呢？

老頭 蠢東西！我要我的老婆養活我，我成了什麼東西？

貧兒 那誰曉得你啊！

[貧兒復入桶內，老頭又把他提起來，小孩打老頭，老頭捉小孩。正吵鬧之際，少爺與其友上。]

少年 天還這麼早，人家通通沒有起來，你們嘩啦嘩啦鬧什麼！

貧兒 這個老頭子不許我到垃圾桶裏去。

少年 是啊！你跑到垃圾桶裏面去幹什麼？那裏面多髒，空氣多不新鮮。小孩子一點也不講衛生，回頭讓你母親知道了要打你的。你看那林子裏空氣多好，去呼吸一點新鮮的空氣。

貧兒 我去呼吸新鮮空氣了，回頭我媽媽在家裏吃什麼？

少年 那你跑到垃圾桶裏面幹嗎呢？

貧兒 找東西啊！

少年 你丟了什麼東西在裏面嗎？

貧兒 我沒有丟什麼東西。

老頭 少爺，我們是來檢垃圾的。

少年 檢垃圾幹什麼呢？

老頭 檢垃圾找飯吃啊！

少年 這裏面那來的飯呢，我們的飯都給狗吃了。

老頭 不是啊！我們檢起去賣錢的，有了錢就可以買飯吃了。

少年 這裏面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嗎？這都是我們不要的。

老頭 你們不要的東西在我們用處多着呢？

少年 倒底是些什麼？讓我來看一看！啊！這是我們昨晚喝酒的酒瓶，香烟罐，娘姨的破布頭，破報紙……這些拿去幹什麼？

老頭 我告訴你，破報紙破布頭可以拿去做紙。香烟罐可以把牠再裝香烟。頂值錢的是酒瓶，至少可以賣到十個銅板一個。

少年 那麼這些呢？

老頭 這些,好的時候可以賣到四個銅板一斤。

少年 那麼你一天能夠賺多少錢呢?

老頭 運氣好的時候,可以賣到五六十個銅板。

少年 五六十個銅板三毛銀還不到,怎麼養活得一家子?

老頭 我們住在河邊那些船底下的,兩個銅板一個大餅,每個人吃四個也夠闊了。有了五六十個銅板,不也就可以過活一天了嗎?

少年 那末你們爲什麼吵鬧?

貧兒 這個老頭子不許我檢。

老頭 我不是不許他檢啊!他這孩子人心不足,他不懂得我們的規矩。

少年 難道你們檢垃圾的也有規矩嗎?

老頭 怎麼沒有規矩?沒有規矩什麼事也幹不了的。討飯的,做強盜的,都得講規矩呢。

其友 那末你們有什麼規矩呢?

老頭 我們的規矩嗎?我們的規矩大得很!無論在什麼地方檢東西,總得剩下一點給別人。這小

孩子檢滿了一籃，他還跑到桶裏面去檢，好像恨不得把桶裏的東西都吃個光，所以我纔教訓他啊。——你看，他又跑進了。你不聽話嗎。出來！

貧兒 我不出來！

老頭 我一定要你出來！

其友 你爲什麼欺負一個小孩！

[老頭拖小孩，小孩踏着一件東西忽發出
呱呱一聲，小孩子駭得跳起來；要老頭把他抱
出，老頭不理。]

貧兒 唉啊！我踏着什麼東西了！快抱我出來！

老頭 你在那里再多待一會罷。

貧兒 抱我出來啊！老伯伯。

老頭 別見鬼了，快出來吧！

[老頭抱小孩出，桶內又發出呱呱之聲，
大家圍着察看，老頭從桶內抱出一嬰兒。]
老頭 啊，檢來檢去，檢出一個活寶貝來了！小孩
子！我有了這個就夠本錢了！這一下你要檢祇

管檢吧。

少年 這是人家的小孩，你怎麼能抱起去呢？

老頭 不錯，這是人家的小孩，不過他們用不着了。

少年 你怎麼曉得他們用不着了呢？

老頭 他們不是把他當垃圾一樣丟在這裏了嗎？

少年 這究竟是一個小孩，不是垃圾！你總得問問。

老頭 那麼好，就請你去問一問吧，倒底是那一家
的孩子。

少年 喂！是誰家的孩子丟在這裏了！是那個公
館裏的……

其友 傻瓜，這怎麼好問呢？

少年 這怎麼不要問呢？

其友 你想誰會答應你，誰會承認？

少年 為什麼自己生了的孩子，自己會不承認？

老頭（大笑）是啊！誰也不會承認的！我們也
不像要飯的一樣向人家討，也不學強盜一樣
的向人家搶，我們祇檢人家用不着的。問人家

裏有的是用不着的東西，用不着的酒瓶，用不着的破布頭，用不着的香烟罐，還有用不着的小孩！好極了！我正要一個小孩。我的老婆生了兩個小孩通死了，每天老想抱一個小孩，這一下她不知道要多麼歡喜啦！

少年 怎麼？你家裏那麼窮，還這樣地望想抱一個小孩嗎？

老頭 窮雖然窮，可是望兒子還是一樣地望得利害呢。啊，我把這小孩抱回去給我老婆讓她養大，回頭我再要檢一個女的，就給他做媳婦。

其友 那裏來這許多小孩好檢？你說這個小孩人心不足，你自己纔是人心不足呢。

老頭 先生，你不知道，垃圾桶裏面常常有的是小孩，不過活的很少就是了。我常常以為你們少爺小姐們是很慈悲的，可是有時候也太忍心了。啊！要是再檢一個女的，給他做老婆，回頭他們小爾口子長大了生下一男半女，那是多麼有趣啊！

少年 你怎麼可以替兒女們訂婚呢？婚姻是要他們自主的啊！

老頭 先生！我們不懂得那些。我們不管是父母給定的，自己娶的，或是老的，少的，高的，矮的，村的，俏的，祇要是個女的就得了，——好像我們沒有飯吃的一樣，祇要有東西吃，保着肚子不餓就行了。

少年 （對其友）他們的世界完全和我們兩樣啊！

其友 都像你想的一樣，那還成世界呢！

老頭 啊！你看！這孩子長得多好啊！將來一定是有出息的。

少年 落到你們這般人的手裏有什麼出息呢？

老頭 落到我們的手裏纔有出息呢。啊！你看！天已經亮了！太陽已經出來了！讓我早點抱回去，給我老婆歡喜歡喜吧。

[向日出方抱下。]

[室內漸聞哭聲。]

少年 哎啊！不得了啦！我的嫂嫂又哭起來了！

[少年與其友欲進，窗內又起哭聲。]

——幕——

PIANO 之 鬼

登場人物：

某資產家底三位小姐和她們的婢女阿金

景：

美麗溫暖的客室

[二小姐坐壁爐傍沙發上編物，口裏哼着歌，忽覺壁上鐘快三點半了。]

二 阿金！

阿金（內應）噯！

二 三小姐還沒有回來嗎？

阿金（內應）還沒有回來。

二 快三點半了，不早就應該回來了嗎？

阿金（內應）是啊，平常到了禮拜六三小姐早就回來了。今天不知怎麼這樣還不回。

二 阿金，你在那里幹什麼？

阿金（內應）我在這里刷皮鞋。

二 那麼，皮鞋不必刷了，快上學校裏去接她一接吧。

阿金（上）我現在走不動，曹媽李媽都出去了。

二 怎麼？她們兩個都出去了？

阿金 是啊。

二 這曹媽真不好，時常愛走人家，現在把李媽也帶壞了。到年底一定要打發她走。

阿金 不過她也真是太可憐了，剛死了丈夫，家裏又遭火燒，方纔她兒子來找她說話呢。

二 那麼你待會兒去接一下罷。

阿金 好。（下）

二 噯！今天真把我悶死了。三妹還不回來，大姐

Piano

也不在家。(編物,翻書都無有是處。結走果到鋼琴前去彈一彈曲。)好冷的天氣,手指頭都凍僵了。

阿金 (在內) 您喝一杯熱茶罷。外面下大雪哩,怎麼不冷。

二 好。

阿金 (在內) 啊呀,曹媽你回來了。凍得這麼猴子似的。你兒子哩? ……這時候了還要下鄉嗎?(內應“沒有法子啊”)(端茶上)

阿金 二小姐,曹媽回來了,我去可以了。外面雪下得大,我披這條圍巾去,好不好?

二 好,就給了你罷。三小姐已經不要了。

阿金 謝謝。(退場)

二 坐下(把壁爐的火鬆了一鬆。依然靠沙發上哼歌編物,忽見桌台上照片,仔細看了一看嫣然微笑。旋坐下自懷內取紅色信封的信很甜密的在低讀。三小姐上,見其姊在看信,輕輕地走到沙發後面欲襲取其姊的信。)

紅
字
信

- 三 姊姊，你在看誰的信？
- 二 （急匿之）不是誰的信。（回頭見其妹）啊呀，三妹，你回來了。
- 三 回來了。
- 二 我要阿金接你去了，你碰見她沒有？
- 三 我沒有碰見她。你剛纔看誰的信？我要着。是他的信不是？（指相片）
- 二 不是，不要看。你瞧你的大衣上粘着這許多雪花還不趕快脫掉。（替她脫大衣）
- 三 （趁勢奪她手中的信）
- 二 你這個頑皮的妹妹還不快些還我。
- 三 不還你僕怎麼樣？
- 二 不還呀，……我就要格支格支。
- 三 好好。我還你，我還你。
- 二 （停手）那麼還我啊。
- 三 好姊姊，等我看之後再還你。
- 二 那不行。
- 三 你瞧，還不是他來的信！

- 二 格支，格支。
- 三 得啦，誰要看你們的什麼？Love letter。
- 二 真是頑皮。今天怎麼鬧的這樣宴呀？學校裏有事嗎？
- 三 玩。大姐呢？
- 二 她一早就和幾個朋友去參觀紗廠去了。
- 三 是不是我家有股子的那個保豐？
- 二 是啊。我們這架Piano 不是去年保豐的紅利買的嗎。
- 三 保豐的總經理陳大小姐上個禮拜來參觀我們學校，我們校長先生還找他捐了些款呢。
- 二 陳大小姐真是能幹。她爸爸死了人家以為保豐要弄糟的，那知反被她辦得更加興旺起來。
- 三 我不喜歡一個女子太能幹了。
- 二 能幹還不好嗎？誰不說我們大姐能幹，難道你也不喜歡她嗎？
- 三 大姐的能幹可不同。不像陳大小姐那樣祇曉得賺錢。

- 二 你難道不喜歡錢嗎？我們家要是沒有錢我們也得像曹媽李媽的女兒一樣了。
- 三 咳，今天真把我氣死了。
- 二 爲什麼？
- 三 我們同學組織了一個學術研究會，最初我去和同學們商量的時候大家都贊成，及至今天開會大家都不來了。
- 二 那因爲是禮拜六的關係罷。
- 三 是呀，到了下午各人家裏都把她們都接回去了。
- 二 實在中國人還沒有過得慣團體生活呢。三妹，你去看阿金回來沒有？要不然叫曹媽弄點炭來。
- 三 （至門口）曹媽！阿金回來了沒有？
- 阿金 （內應）啊呀！三小姐已經回來了嗎？二小姐要我去接你。我走到前面橫街碰着楊小姐說你已經回來了。今天好大的雪啊。
- 三 對啊，到明天早晨起來一定好看得很。呸？你

身上爲什麼弄得這個樣子？

阿金 因爲我剛纔急着接你去，一個不留神，栽了一個更斗，還幸虧摔在雪地上哩。

三 快弄炭來到火爐傍邊來烤一烤。

阿金 好。

三 （到窗前看一看）二姐，明天早晨我們去做個雪人好不好？

二 好得很。我們去做一個很大很大的雪人。（起身至窗前以手搭其妹背上）啊呀，真是好大雪啊，一下子就下了這麼厚。你瞧那樹枝上一刻子就像開了許多好花似的。

三 那隻大雞婆在院子裏走牠的脚印真像一個個的个字嗎？還有，喏，樹枝子上那個鳥不是簡直凍僵了嗎？

二 那里？

三 （指示之）那里！

二 （細視之）那怎麼是個鳥。是一皮樹葉！要不然背上馱了那麼多雪凍也凍死了。

三 我打給你看（檢阿金搬來的一顆碎炭遠遠投之，聞鳥飛鳴之聲。）怎麼樣，怎麼樣？是不是個鳥？

二 真是個鳥，我以爲是一皮樹葉子哩。怎麼這樣沒有感覺，不怕冷。

三 那不和老王一樣嗎，這麼冷的天他還赤着腳在雪地裏跑。

阿金（剛要下去）啊呀，大小姐也回來了。

〔大小姐挾着一個皮包。一個紙包上。〕

大 三小姐呢。

阿金 三小姐也早回來了。

二三 啊呀，大姐！回來了。（急往迎之，女愛異常。）

三 啊！大姐買吃的東西回來了。（急搶紙包）我要橘子。

二 我要蘋果。

三 我也要蘋果。

大 好了，好了，你們不要搶，大家坐着吃罷。

三（隨搶隨墜下橘子和蘋果，都被二小姐撿起。

- 了。)
- 二 我不來了。你看我搶了大半天還祇有一個。
- 大 我說一個笑話給你們聽。你要聽罷？
- 三 什麼笑話？我要聽。
- 大 我同爸爸在北京的時候聽他們講那熊偷玉米的笑話非常有趣。(指水果)給幾個我，再給一個我。(三妹遞與之)他們說那熊偷玉米的時候(站起來做樣子)摘了一個夾在這裡(爺一脅下)等一下摘了一個又夾在這裡。牠摘了大半天結果拿回去了的還祇有一個。你說這有點像誰？
- 二 像三妹。
- 大 對哪。
- 三 討厭的大姐，一回來就罵人。我看你自己纔是個大熊呢。
- [大姐，二姐通笑了。]
- 大 咳，從外面回到家裏來不知道空氣怎麼就這樣熱溫溫的。還是我們姊妹幸福啊。

三 （口中還啣着橘瓣）大姐姐。你今天不是參觀保豐去來嗎？

大 是啊，我還對女工們演了說呢。職工會送了我一張照片。我給你們看看。

〔兩人爭看。〕

大 咳，什麼都要搶。別搶壞了，我還要留下做紀念的呢。

二 怎麼都是些老婆子。

三 都和曹媽李媽一樣。

大 （沉痛地）咳。你們仔細看看。是不是都是老婆子。

二 是啊，仔細看也有些年輕的。可是怎麼都是這樣一點沒有表情的樣子。

三 是呀，這個梳辮子的很年輕。

大 可不是。他們中間有好幾個小姑娘年紀比三妹還要年輕，並且都長的不壞。假若他們都生長在我們這樣的家庭，受了我們這樣的教育，穿了三妹這樣的好衣裳那麼也一定和三妹一

樣的整齊活潑。可是他們不幸沒有生在這樣的家庭，沒有受得這樣的教育，又沒有你們這樣的好衣服穿，所以他們就不能不這樣的難看了。你們說他們每天要做多少工？

三 五六點鐘罷。

二 七八點鐘罷。

大 五六點，七八點哩。他們一天簡直要做十二個鐘頭的工。

二 那豈不要做一整天嗎？

大 自然是一整天。

三 那麼能賺多少錢？

大 多的七八毛少的四五毛，頂熟練的女工可以賺得一塊錢一天。

二 吃誰的呢？

大 自然是吃自己的。她們早上五點鐘就得上工，下半天天快黑了纔得回來。

三 她們不吃午飯嗎？

大 前天我的車子走過那湖絲廠時不是看見那些

散工的女工一個個手裏提着小飯籃嗎？那就是她們想午飯了。……她們白天裏做工還不算，有許多想多賺幾個錢的晚上還要做晚工。我從前不是老和爸爸賭氣說爸爸不給錢我也不要緊，我可以去做女工嗎？今天親自到那裏看了一天纔知道那纔是夢話。我們那里做得來？

二 爲什麼做不來呢？

大 第一走進工場裏去的時候就比回到家裏來空氣大兩樣了。那裏面的空氣簡直使人一進去呼吸都要困難起來。那機器紡紗的時候不要飛出一種灰塵似的細紗嗎？那種東西呼吸久了就要生病的。

三 生什麼病？

大 就要生癆病。比當教員的喝粉筆灰還要不衛生。我在那裏面站了幾點鐘恨不得立刻出來。

二 那麼姊姊怎麼不出來呢？

大 就是那位課長先生儘要仔仔細細地替我說明。那里是綢紗的，那里是打包的。這副機器

做什麼用，那副機器又有什麼道理。那細紗一陣陣的向我鼻子裏口裏飛。連我的眼鏡也朦朧起來了。我祇好掏出手巾來掩着口和鼻子。又加上那種機器的聲音啞啞啞啞的把我的耳朵震得發聾。……

二 大姐姐那種機器的聲音是不是這樣的？（走到鋼琴前彈啞啞啞啞之聲）

大 對呀，對呀，一點都不錯。不過那一天想帶你到工場裏去把那種Piano底聲音讓你聽一點鐘試試。那種不間斷的單調的聲音我們祇要繼續聽上一點鐘就要使我們的神經衰弱起來，可是他們一天硬得聽上十幾點鐘你看她們的神經要不要麻木，要不要沒有表情？我們把各廠都參觀了之後陳大小姐因為我和她是從前做參政運動的同志，這又是她辦的模範工廠，特為停了半點鐘工把女工集在一個大坪裏請我對她們演說。

大 姐姐讓這些什麼呢？

大 陳大小姐原要我講些勉勵她們好好地做工的話，因為工廠裏近來時常鬧風潮。可是我講了些女權運動的歷史。

二三 她們聽了怎麼樣？

大 她們不知我是怎麼一個女偉人，一個個恭恭敬敬地在底下聽。我一講到我們女子除開了幾種沒有公民權的人以外其他都可以和男人一樣的參政。她們中間就有一個人問不識字的有沒有公民權。我說沒有。她們許多就不大熱心聽我的話，好像我說的話都與她們無關似的。我看天也快下雪了，她們都祇穿那一點點衣裳，頭上帽子也沒有戴。站在風裏面凍得可憐。我也不敢再說下去了。我出了工場之後不知起了多少感想，（一面起身脫大衣掛起）我想我們當初運動參政的時候以為我們祇要爭得政權就什麼問題也解決了。可是現在怎麼樣？政權爭到手了。可是事實上享有這種政權的，不過我們有些財產能受教育的。與那些

沒有財產沒有機會受教育的特別是在工場裏吃紗塵子的，却一點沒有關係。她們和我們一樣的年輕，一樣的愛生活可是她們爲着那一點點工錢不能不把她們的青春賣掉。……

三 （感動）那麼大姐姐，爲什麼不要她們到我家裏來頑呢？姐姐過小年的那一天一定邀她們來頑，我彈鋼琴給她們聽，她們沒有聽過鋼琴的是不是？

二 她們聽夠了哩。

三 討厭的二姐。人家這樣同情她們，你還要笑我。

二 她們那樣多人這屋子擠得下嗎？

三 那麼，我們把院子打開開個園遊會好不好？

二 是呀，園子裏梅花快要開了。請她們來看梅花也好。

三 假若那天下雪那麼看雪裏的梅花可更有趣了。

大 噯喲，我的三小姐，你要她們穿皮襖來看嗎？

三妹的良心好我知道。平常教化子來了你總要和阿金爭着給錢。可是你要拿起對教化子的態度來對她們你可就錯了。我從前和陳大小姐談起這個問題我也以為祇要每年開幾次園遊會，到了年節多給幾個歡喜錢也就行了。現在我纔知道錯了。她們不是些可憐的個人，却是一種新興的階級。她們所要求的不是什麼同情，不是什麼恩惠，却一定有一種什麼更正當更強有力的要求。我們假如不把我們的小姐氣質丟開，對於她們的要求是不會有什麼理解的。同時我深覺得假如我們對於她們的要求沒有理解我們的將來是了不得的危險的，今天我纔發見我們的一切是建築在她們的身上的。所以我在路上就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

二三 什麼決心？大姐姐？

大 我想從今日起把我們所有的財產都丟掉，去做她們的戰友。

二三 (緊張) 哦?

大 你們明天同我搬到新屋子裏去。

三 你是講太湖邊新起的那個別莊嗎?

大 不是那房子我安排捐做公醫院。

二 那麼是那一所房子呢?

大 我今天在紗廠傍邊租定了一所房子了。是女工頭胡二嫂介紹的。她起初還以為我說着頑的呢。

三 明天就搬嗎?

大 明天就搬。

三 (走到琴前) 這Piano也搬去罷?

大 不,那屋子放不下這樣大的東西。我已經把牠退給恆茂公司去了。一會兒就有人來搬去的。你把那上面的花瓶哪,雜誌給拏下來罷。哪,

三 姐姐你把牠也賣掉了不可惜嗎?(撫摩Piano 依依不捨)

大 沒有什麼可惜。

三 我要 Piano, 因為我想學音樂。

大 回頭去學更新的音樂罷。

三 姐姐，好好的買來的不要退掉了罷。（不服地用手無意識地彈之）

大 三妹！你不要彈！那裏面有鬼！

三 有鬼？！（急回到她們中間）

大 你一彈起來那裏面就好像有無數的鬼在那裏訴冤一樣！

二三 爲什麼？

大 你可知道這台 Piano 是什麼錢買的？

二 不是保豐的紅利買的嗎？

大 是呀。去年保豐因爲銷場很暢，行市又好，所以獎勵晚工，貨出得多自然賺錢也多，就是我們家裏也分了千多塊錢的紅利。這是你們都知道的啊。可是我今天去參觀那所女工宿舍的時候却看見第三棟樓下有一間屋子空在那里黑洞洞的沒有一個人住。

二三 （好奇地）爲什麼沒有人住？

大 我問那帶路的課長先生他說得含含糊糊，後

來我私下問一個女工纔知道去年獎勵晚工的那時候死了好幾個女工，那間屋子裏死了三個，而且三個都害的是癆病，至今到晚上還鬧鬼，所以沒有人敢進去住。（二三靠大姐愈緊）你想我們既然知道這架 Piano 是那些女工的生命換來的我們還忍彈牠嗎？所以我要立刻賣掉牠！

二 大姐姐你不是說把一些財產都丟掉嗎？那麼我……

大 你的結婚問題嗎？我想爲着財產結婚的時代已經過了。妹妹。

三 那麼我們以後怎麼樣生活呢？

大 傻孩子，你想我們這樣健康的身體（起立出粗大的皓腕）還怕餓死嗎？

〔阿金上。〕

阿金 大小姐！

大 什麼。

阿金 恆茂公司的工人來了，說來搬鋼琴的。

大 啊，請他們進來！

——幕——

名優之死

登場人物

劉振聲 (名老生)

劉鳳仙 (坤角青衣)

蕭玉蘭 (坤角花旦)

左寶奎 (小丑)

楊大爺 (土豪)

王梅庵 (新聞記者)

何景明 (新聞記者兼通醫學)

阿蓉 (跟包)

阿 福（跟包）

其 他

時代：現代

地點：上海

第 一 幕

[大京班後台。]

[名角兒扮戲的特別戲房。]

[名丑左寶奎扮好烏龍院裏的張文遠。坐劉老板大鏡前，仔細端詳。]

[蕭玉蘭，一新來的坤角花旦，扮好閻惜姣亦坐鏡前與左閑談。]

左寶奎（把面部化裝斟酌了好一會）今晚也不知怎麼回事，老扮不好。

蕭玉蘭（一面理着頭上的珠翠）得了。扮一輩子也是個小花臉兒。

左寶奎（仍是一面勻粉）你別瞧我是個小花臉

兒，在閻惜姣的眼睛裏面，我還是個大大的小白臉兒呢。

蕭玉蘭 這纔叫：“情人眼裏出西施。”

左寶奎 不，這却是咱們唱戲的最公道的地方，人家自以爲了不得的漂亮，夠得上騙人家的老婆的，咱們在戲台上偏叫他去丑。

蕭玉蘭（微笑）不過左老板也祇好在戲台上騙人家的老婆罷。

左寶奎 咳，能夠在戲台上騙騙不也就很好嗎。人總要安份，像我這樣的平凡人，能夠時常在後台同蘭小姐這樣聰明的姑娘談談，也就夠幸福了。

蕭玉蘭 同我？我有什麼好？我看你同她纔談得起勁呢。

左寶奎 別瞎說了，“她”是誰？

蕭玉蘭（弩一弩嘴）你聽！

[內鳳仙唱“玉堂春”中二六一段：“打發公子回原郡，悲悲切切轉回樓門，公子立誓不

再娶，玉堂春到院我誓不接人。”]”

[接着台上叫“好”之聲，和許多怪聲。]

左寶奎 (悟) 哦，鳳仙兒啊。

蕭玉蘭 可不是嗎？

左寶奎 (鄙笑) 那種沒有良心的女人我同她談得起勁？

蕭玉蘭 (低聲) 她爲什麼沒有良心？

左寶奎 蘭小姐，你不曉得她同劉老板的關係嗎？

蕭玉蘭 我剛來不久怎麼曉得那麼許多哩。

左寶奎 我告你罷。

[後台經理匆匆上。]

經理 劉老板來了沒有？

左寶奎 還沒有來。

經理 (頓足) 這怎麼辦，玉堂春一會兒就要下了。

左寶奎 叫前台馬後點兒罷。他一會兒就要來的。

[經理下。]

蕭玉蘭 (女性的奸心) 你說她怎麼沒有良心？

左寶奎 我對你說了你可別告訴人家。

蕭玉蘭 那自然。

左寶奎 誰相信你。叫一個女人守祕密，比叫一個男人不愛女人還要難，你得發誓，我纔肯告訴你。

蕭玉蘭 發誓？咱們又不唱坐宮。

左寶奎 何必坐宮，你一會兒就要叫宋三爺發誓哩。讓我先叫你發一發誓罷。

蕭玉蘭 你一定要我發誓纔肯說？

左寶奎 對。

蕭玉蘭 那麼，你且聽了。

左寶奎 （戲味）大姐請講。

蕭玉蘭 左老板對我說了真情實話，我要是告訴了人家，我就……

左寶奎 你就怎麼樣？

蕭玉蘭 我就怎麼樣長，怎麼樣短。

左寶奎 哈，哈，你自己倒唱起坐宮來了。

蕭玉蘭 好，這一下可真發誓了。我要告訴了人

家，到來世依舊變女人。

左寶奎 並且還依舊唱花旦。

蕭玉蘭 左老板也依舊唱小花臉兒和我配戲呢。

左寶奎 得了，得了。別發誓了。我來世再要唱小花臉兒可不要做人了。……我老實告訴你罷。你猜鳳仙兒起先是幹什麼的。

蕭玉蘭 那倒不曉得。

左寶奎 她呀，她是從小就賣給人家當小鴉頭的。時常給她太太打得苦。有一次失手打碎了她太太一個玉釧子，一想這可沒有命了。纔逃到外面來，沒有親戚朋友可找，躲在人家屋子後面哭。這纔給劉老板看見了。很可憐她，把她收留在家裏，替她出錢請師父叫她學戲。

蕭玉蘭 那麼現在頂頂大名的劉鳳仙都是劉老板給提拔出來的了。

左寶奎 可不是。

蕭玉蘭 這麼說起來，鳳仙兒得大大地報答劉老板纔是。

左寶奎 對呀。從前這孩子對劉老板還好，近來可越弄越不成了。

[內鳳仙唱：“皮氏女一見變了臉，他說犯婦害官人，約同鄉鄰共地保拉拉拖拖到公庭。”]

[台下怪聲叫好之聲不絕。]

蕭玉蘭 鳳仙兒的人緣可真不壞。

左寶奎 咳，什麼人緣不壞，就是那般壞蛋給捧壞了啊。……劉老板最講究一點戲的真味，老是望她做個好角兒，那知道她偏不在玩意兒上用工夫，專在交際上用工夫。因此外行越加歡迎，內行越加看不順眼兒了……這還不算，你看見那老坐在右邊樓上第一個包廂裏的那個戴尖頂兒帽的沒有？

蕭玉蘭 （想一想）是不是那個姓楊的？

左寶奎 你怎麼認識他的？

蕭玉蘭 他昨天還同一個報館裏的先生問我要照片呢。

左寶奎 那真是個壞蛋，社會上有了這種人就像家裏有個頑皮的小孩似的，什麼好的玩意兒不給破壞。

蕭玉蘭 他今晚又來了嗎？

左寶奎 怎麼沒有來，他每晚來，有許多真想看咱們的戲的，都是沒有錢，沒有工夫，要來也不能來，偏是那些不懂得玩意兒的，或是意思不在來看戲的，却有的是錢，有的是工夫。

蕭玉蘭 我看他每逢鳳仙兒上，他就坐在那兒看戲，鳳仙兒一下他就溜到後台來了。難道還想打鳳仙兒的主意嗎？

左寶奎 不是打她的主意難道還是愛她的藝術嗎？

蕭玉蘭 他豈不知鳳仙兒是劉老板的。

左寶奎 這個年頭講的是霸道，祇要是自己愛的，還管他是誰的？不過這個也不能怪人家，祇怪自個兒不好。（笑望蘭）像咱們蘭小姐這樣的正派姑娘，人家能引得壞嗎？

蕭玉蘭 （笑了）那個很難說哩。

〔劉的跟包上。〕

左寶奎 （對跟包）阿福，劉老板來了嗎？

阿福 來的。（預備臉水等）

〔內鳳仙唱：“王公子一家多和順，奴與他露水夫妻有什麼情？”接着叫“好”。〕

〔經理疾上。〕

經理 劉老板還沒有來嗎？

阿福 來了，來了。

經理 （拭汗）真是把我急死了，再不來可真要誤場了。

左寶奎 還不要緊，叫前台再馬後點兒。

〔經理下。〕

〔劉振聲，一代名優，今則直不如昔日，而寶重其藝則如故。器宇之間抑鬱執拗之態可掬。便服上。〕

左寶奎 哦呀，劉老板來了。

劉老板 （略拱手）辛苦，辛苦。

兩人 辛苦，辛苦。

[劉就坐，吸烟後徐徐洗面化粧。]

左寶奎 怎麼這個時候纔來？他們催了好幾次了。

劉振聲 家裏來了幾個朋友。前面誰的戲？

左寶奎 鳳仙兒的玉堂春，早就要下了。您沒有來，纔叫他們馬後。

劉振聲 唔。（穿上彩褲，着上靴。）阿福，擡頭。

[阿福給戴上水網巾等……]

劉振聲 （一面扮戲慨然對左）我也許不久要上營口去。

左寶奎 爲什麼？

劉振聲 今天有一個朋友從營口邀角兒，我說我去。

左寶奎 （驚）你怎麼到那樣的地方去？

劉振聲 那個地方雖小，可是懂得我的倒很多。況且我想走動一下。……

左寶奎 （同情）你走動一下我也贊成，不過鳳仙兒呢？

劉振聲（一面扮戲默然有頃）誰管得着人家呢。

[左蘭相視默然。]

[內鳳仙白：“大人哪。…（二六）…王公子好比採花蜂，想當初花開多茂盛，他好比蜜蜂兒飛來飛去採花心，到如今朝風暮雨摧殘心，爲何不見蜜蜂形。”]

[內小生白：“快快出院去罷。”]

[內鳳仙白：“是。悲切切哭出了都察院……”]

左寶奎 鳳仙兒快下了。

[內鳳仙唱：“看他把我怎樣引。”]

[劉鳳仙着玉堂春戲裝上。]

左寶奎 辛苦，辛苦。

劉鳳仙 辛苦，辛苦。今天可真倒霉。絃子調門打得那麼高把我的嗓子都逼啞了，後台還老是馬後馬後的。喏，先生您可來了。

劉振聲（點頭）來了。

劉鳳仙 怎麼來得這麼晚，家裏有什麼事情嗎？

劉振聲 來了幾個朋友。

劉鳳仙 永康給我送衣服來了沒有？

劉振聲 (不耐) 沒有。(扮得差不多好了)

劉鳳仙 阿蓉回頭去催一催。(一面卸裝)

阿蓉 (一面替她卸粧) 是。

[楊大爺，一頭戴尖頭兒帽的紳士，同一新聞記者王梅庵由右上。]

楊大爺 (對王) 你到後台來過沒有？

王梅庵 沒有。

楊大爺 到後台來玩比在前台看戲有趣得多。

[左將上場恰與楊相撞。]

楊大爺 啊，左老板！(握手)

左寶奎 呀，楊大爺，好久沒有見。怎麼老不到咱們後台來玩兒呢？

楊大爺 不，我們不是昨晚還見過的麼？

左寶奎 哦，不錯，咱們昨晚還見過的。我這幾天簡直弄昏了頭。難得楊大爺每晚都來捧我。阿福，替我倒杯茶。

[內“左老板快上了。”]

左寶奎（匆匆言笑）請坐，請坐，我一會兒就來陪您。（帶着有意義的笑匆匆下場）

楊大爺（望着他上場回頭向王）這個壞蛋他以為我每晚來捧他呢？

王梅庵 哈哈。

楊大爺（忽見劉有些惶愧趕忙招扶）啊，劉老板。你好？

劉振聲（冷然敷衍）好，您好？請坐。

楊大爺（介紹王）這位王先生是春申公報的。

劉振聲（略起身）哦，請坐。

楊大爺 這是劉老板。（四顧尋鳳仙）

[蘭默坐等上。]

楊大爺（見蘭）哦，蘭小姐，您可好？

蕭玉蘭（微笑）我好，楊大爺您可好？

楊大爺 好。（給王介紹）這位就是蕭玉蘭蕭小姐。

王梅庵 哦。

楊大爺 蕭小姐雖然唱花旦可是後台都恭維她是個頂正派的姑娘，像我們這樣的人他理都不愛理。

王梅庵 真乃豔如桃李，冷若冰霜。

蕭玉蘭（笑）那有的話。我是個蠢孩子，什麼話也談不來。

楊大爺 別客氣了。蕭小姐，在北京的時候我也常看你的戲，那時候你的名字叫玉蘭，怎麼這會兒又改叫鬱蘭呢？

蕭玉蘭 從前有爸爸有媽媽的時候心裏頂快活，所以叫玉蘭；這會兒單剩了我一個在外面飄泊，心裏很鬱悶的，所以就改叫鬱蘭了。

楊大爺 這用得着什麼鬱悶呢？像蕭小姐這樣的姑娘什麼地方不好快活。還是依然叫玉蘭的好。我頂喜歡這名字。（用手指寫在掌心）玉蘭，（向掌心一吻。若津津有味。）

蕭玉蘭（鄙視的微笑）怕不夠味兒罷。

楊大爺 夠味兒極了。（王蕭皆笑）

[鳳仙換好旗袍由屏風後轉出來。]

蕭玉蘭 祇怕還有夠味兒在後呢。(內丑白“大姐，開門來。”)來了。(一笑匆下)

劉鳳仙 唷。楊大爺，您剛來的嗎？

楊大爺 (狠狠)啊，鳳仙！我們來了一會兒。……我給你介紹，這位是春申公報的王先生。(對王)這就是剛纔演玉堂春的——把你嗓子都叫啞了的劉小姐。

劉鳳仙 哦，請坐。

楊大爺 王先生一向仰慕你的藝術。幾次要我帶他來看你。

劉鳳仙 不敢當。

王梅庵 劉小姐的色藝我一向是很佩服的。昨天我還在報上做過一篇恭維你的文章。今天你的戲可真唱得好。

劉鳳仙 還不是您捧得好。

楊大爺 是呀，前回你那張照片就是在王先生的報上登出來的。

劉鳳仙 謝謝。

王梅庵 可惜是本裝的，而且小了一些，最好再請

劉小姐給我一張大一點兒的戲裝。

劉鳳仙 有。家裏有。唱汾河灣的，御碑亭的全有。

楊大爺常到我家的，回頭我請楊大爺交給您罷。

劉振聲 （一面化裝，一面嫉怒的表情。）

楊大爺 對啊，我常到鳳仙家裏去的，回頭我交給你罷。

王梅庵 好。不過須好是續玉堂春的。

劉鳳仙 那倒沒有。

楊大爺 不要緊，回頭我帶她去拍幾張就是。總歸
關於鳳仙的事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好哪。

劉振聲 （忍無可忍以拳擊桌）什麼東西！

楊大爺 （推開王，怒目對劉。）你罵誰？

劉振聲 （不欲啓釁爲最後的隱忍）我罵別人不
關係的事。

楊大爺 說話可得清楚一些。

劉振聲 沒有什麼清楚不清楚，誰不是東西，我就罵的是誰。

楊大爺 (瞪眼) 好! (四目對射)

[內旦白“三郎隨我來。”]

[丑“來了。”]

[蕭左同上場。]

蕭玉蘭 怎麼哪?變了味兒嗎?

左寶奎 嗶呀。楊大爺，我不說一會兒就來陪您嗎?怎麼生了氣呢?

蕭玉蘭 劉老板，望着他幹麼!快上呀!

[衆內白：“退堂了。”]

劉振聲 (由憤怒回復到他的藝術的世界) 列位，少陪了。(下場。唱平板二簧。)大老爺打罷了退堂鼓，衙前來了宋公明。

——幕——

第二幕

[時,午後二時。]

[景,劉振聲之家,鳳仙居室,錦帳低垂。]

[劉老板之另一女弟子寶奎由右門輕輕登場,至榻前略掀帳子喚鳳仙起床。]

寶奎 姐姐,姐姐,起來呀。

鳳仙 (在床上閉着眼睛答應)唔。

寶奎 起來呀,先生要我來叫你起來吊嗓呀。

鳳仙 唔,就起來了。(可是動也不動)

寶奎 怎麼又不起來呢?時候真是不早了。

鳳仙 (帶慍)曉得了。

寶奎 ……

[祇好暫下。]

[帳子裏面的鳳仙仍無起意。]

[一會兒寶奎又輕輕走至榻前。]

寶奎 姐姐,姐姐,起來呀,怎麼還沒有起來呢?

鳳仙（剛入好夢被其叫醒）儘在這裏吵什麼！
剛睡一忽兒又被你吵醒了。

寶奎 先生要我來催你呀。

鳳仙 來催什麼命！我一會兒起來了。……

寶奎 老是一會兒一會兒的，又沒有看見你起來。
洗面水又涼了。

鳳仙 涼了再打一盆就是啊。

寶奎 哼，我沒有工夫。

鳳仙 你沒有工夫？你沒有工夫誰有工夫？人家每晚唱戲唱得那們晚纔回來，你在家裏偷懶，吃閑飯，教你打盆面水還說沒有工夫，我怕你噎飽了飯呢。

寶奎 好，水替你打好哪，你快起來罷。先生要我來叫你的。張先生等了好一會兒了，看見你沒有起來到隔壁坐去了。

鳳仙 好，別怨鬼似的在這裏吵，我就起來了。

寶奎 ……

〔見叫也沒有用，廢然再退。〕

【帳子裏的鳳仙仍無起意。】

【一會兒劉老板自己上來了。寶奎跟着後面。走到榻前略掀帳子慈母似的。】

振聲 鳳仙，鳳仙！起來呀。

鳳仙 ……

振聲 （略推之）鳳仙，鳳仙！該起來了。快三點鐘了。

鳳仙 哦……唔。一會兒就起來了。

振聲 就起來了？咳，這“就”字是最壞事的。起來就起來，有什麼一會兒就起來呢？

鳳仙 （孩子似的）我昨晚睡得太晚了。

振聲 昨晚睡得晚？誰不睡得晚？我也是三點鐘纔睡，可是任怎麼樣睡得晚，早上至遲十點鐘總是起來的。

鳳仙 誰都像你？譚老板他們比我還要起得晏呢。

振聲 所以我說咱們戲班裏的習慣太壞了。并且譚老板起得晏是因爲他抽大烟。你又不抽大烟爲什麼要學他起得晏呢？

鳳仙（撒癡地）先生，我也要學他抽抽大烟看，好不好？（作抽煙聲）

振聲 好，那麼一來你就有出息了。

鳳仙 那麼一來，我要成女伶界大王的了。

振聲 得了，快起來弔嗓罷。譚老板的好處也是用過多年的苦功來的。許多想學他的，不去學他的用苦功，祇學了他的抽大烟睡早覺，自然是一輩不如一輩了。……快起來，再不起來我要掀被窩了。

鳳仙 Uong!（一滾身，向裏面睡去了。）

振聲（離了他坐到床邊茶几椅上。寶奎給點火抽香烟，又給倒茶，他喝了一口茶對帳子裏。）

鳳仙，現在快三點了，還隔幾點鐘昨晚排的戲就得上場了。快起來練習練習罷。

鳳仙 媽媽虎虎就得了。

振聲 媽媽虎虎？鳳仙兒……（有許多話想說又不願意說似的，但終於這麼吐出來一部份。）
你還是聽信我的話愛重你的玩意兒罷。咱們

唱戲的玩意兒就是性命。別因為有了一點小名氣就把自己的性命丟了。玩意兒真好人家總會知道的，把玩意兒丟生了名氣越大越加不受用，你看多少有名的腳兒不都是這樣的倒了嗎？……人總得有德行。怎麼叫有德行呢？就是越有名越用功，難道我不望你有名嗎？不過我更望你用功。

鳳仙 難道我沒有用過功麼？

振聲 你自然用過功，你從前真是個用功的孩子，所以我覺得你真不枉我教養你一場。我希望你的成功比希望我自己還要大。因為我對於你的希望太大，所以責備你也來得特別的嚴。鳳仙，我不能不說你是比從前變得多了。從前我還沒有起來，你就起來了。現在你睡到這時候還不起來，從前你很肯聽我的話，現在你好像覺得我的話都是害你的了。你不知道那些恭維你的話纔真是害你的哩。

鳳仙 我知道了。

振聲 惟願你知道纔好。

[琴師攜琴上。]

振聲 啊，張先生你來了。

琴師 來了，我到左老板那裏坐了一會兒。

振聲 左老板，在家嗎？

琴師 在家。

振聲 我以爲他到會裏去了呢。他們不是組織了一個丑行聯合會今天開會嗎？

琴師 不，改了明天了。

振聲 這個我倒很贊成。

琴師 聽說占行也要組織聯合會了。

振聲 這種辦法很好，從前咱們唱戲的專靠大人先生們保護，現在咱們得自己聯合起來保護自己了。

琴師 是呀，就是咱們琴師現在也組織會了。

振聲 琴師也有會了嗎？……鳳仙，快起來罷。張先生來了。

鳳仙（在被內）唔。

琴師 我來了兩次了。我以爲這會兒該起來了，還沒有起來嗎？哈哈。

振聲 她昨晚睡得晚了些。

鳳仙 （掀帳笑窺）啊呀，張先生這麼早就來了嗎？

琴師 啊，大小姐，還早呢，快吃晚飯了。

振聲 快起來弔嗓罷。

鳳仙 好，我就起來了。（一面披衣，睜眼。）人家還沒有睡醒呢。叫妹妹先弔罷。張先生，您坐一會兒，我去洗好面就來了。（着拖鞋匆匆由右門下）

琴師 （調好琴）

振聲 那麼寶奎，你弔弔罷。

寶奎 好。

琴師 （一面弄琴）那麼唱什麼呢？……

振聲 就把昨天學的那一段探母唱一唱罷。

琴師 （奏弦）好，唱呀。

寶奎 （唱）“未開言不由人淚流滿面。……”

振聲 口勁還不壞，不過尖團字還得分清楚一些。

“流”字也還不夠味兒。

寶奎 “賢公主細聽我表敘一番……我大哥替宋主……”

[鳳仙已梳洗好登場。]

[寶奎停。]

鳳仙 唱呀。

寶奎 (繼續唱完) “……我本是楊延輝姓名改換，將楊字折木易匹配良緣。”

振聲 這一下該你弔了。

鳳仙 我嗓子啞了不要弔了罷。

振聲 正因為啞了所以要弔纔得好呀。

琴師 來個什麼呢？

鳳仙 還是汾河灣罷。

琴師 那一段？

鳳仙 唱四句好哪。

琴師 (拉西皮元板)

鳳仙 (唱) “兒的夫投軍無音信……不待日落

兒要早早回程。”

琴師 嗓子滿好呀。

振聲 可是後面的“早早回程”頂好這麼唱——
“早早……回程。”

[阿福上。]

阿福 大老板，陳老板來找您了。

振聲 哦。那麼張先生你坐一會兒。

琴師 好，您別客氣。

鳳仙 好，妹妹再唱一唱罷。

琴師 寶奎把前兒教你的珠簾寨溫一溫。

寶奎 “太保傳令”起嗎？

琴師 好。

寶奎 (唱)“太保傳令把隊收，孤與寶弟敍一敍
舊根由。”

琴師 錯了一板了。“敍一敍舊根由”要連下去。

鳳仙 怎麼啦？學了這們些日子連個板眼都沒有
學會。

琴師 不，這句本來很不容易唱得好。再來罷。(再

拉過門)

寶奎 (不響)……

鳳仙 怎麼不唱了?我說錯了你嗎?二小姐?

琴師 得了,得了。再來罷。(再拉過門)

寶奎 (依然不唱)……

鳳仙 唔?你生了我的氣嗎?怎麼還不唱?

琴師 寶奎,耐煩一點,玩意兒不是一次學得好的。

鳳仙 我問你為什麼不唱?為什麼不唱?

寶奎 我不願意唱。

鳳仙 不願意唱?誰願意唱?你姐姐要是有小姐的命還唱戲嗎?人家辛辛苦苦賺錢來養活你。你到在家裏擺起小姐的架子來了。學了這麼些日子的戲連板眼都沒有關清,人家說了他,他還要生氣,真是個不要臉的東西。

寶奎 哼!看誰不要臉。

琴師 好,得了,得了,別鬧了。今天算了。明天再唱罷。寶奎,你的性子也太大了。你姐姐告你

的也都是好話啊，都是惟願你好的呀。學好了回頭和姐姐一樣成了名角兒夠多麼有趣，那時候纔是使性子的時候呢。

寶奎 都是我不對，都是我不對！……

鳳仙 那麼是我不對了，我得罪了你了？

琴師 好了，好了，儘鬧有什麼意思？這都是我不對，我不該來叫你們弔噪。好了，我要走了，我四點鐘還有點專情。真是你們姊妹倆好好的鬧什麼呢？從前我們兄弟在一道的時候也老愛鬧，好像這世界上就多了他一樣，現在剩下我一個人想要找一個兄弟說說話也沒有了。

鳳仙 是，她太沒出息了！

寶奎 你有出息？

鳳仙 不要臉的東西。

寶奎 你要臉？

琴師 好了，好了，別鬧了，都是我的不好。我去了就好了。大小姐回頭在園子裏見。寶奎，好孩子，聽話。好好，回頭見。

鳳仙 回頭見。

[琴師下。]

[鳳仙送琴師至門口，闔上門，回頭很兇惡地走近寶奎。]

鳳仙 你這個東西，你敢說我不要臉。我什麼地方不要臉？你說你說。（揪其耳）

寶奎 （奎然哭）

鳳仙 你看你這種不要臉的東西。人家打還沒有打你就哭起來了。你讓先生聽見回頭又栽我的不是，對不對？你年紀這麼小心倒好險呀。

寶奎 可沒有你那麼險。

鳳仙 我什麼地方險？什麼地方險？

[外面敲門聲。]

鳳仙 （對寶）快出去看誰來了！

寶奎 （匆匆退場。）

[鳳仙急對鏡略整衣鬢。]

[寶奎鼓着嘴進來。]

鳳仙 （回頭）誰來了！

寶奎 還不是那個壞蛋來了。

[楊很熟識的不待請早進來了。]

楊 鳳仙。

鳳仙 哦，楊大爺來了。

楊 剛起來嗎？

鳳仙 起來了好一會兒了。您請坐罷。

楊 (坐) 啊呀，二小姐有什麼不舒服嗎？

鳳仙 她呀，她生氣了。

楊 和誰生氣？該不是生了我的氣罷。啊，我忘了買Chocolate 給你吃，該打該打。

寶奎 誰要吃你的什麼 Chocolate？

楊 那麼明天晚上我請你和你的姐姐去吃大菜罷。

寶奎 我不要吃大菜。

楊 那麼隔幾天到我家裏去吃點小菜罷。

鳳仙 客來了，怎麼不倒茶啊？

[寶奎倒了一杯茶使氣的往桌子上一頓。]

鳳仙 怎麼呀。要你唱戲你不高興，要你倒茶也不高興嗎？回頭你可高興吃飯？

寶奎 我可沒有吃你的飯！我吃的是先生的飯。

鳳仙 你要知道先生的飯就是我的飯？

寶奎 噯呀，我倒不曉得。

鳳仙 你看這種孩子有什麼用？真把我氣死了。

楊 真是，二小姐，你年紀雖小脾氣倒不小呢。

寶奎 我脾氣小不小關你什麼事？

楊 脾氣太大了容易老的啊。二小姐。

鳳仙 楊大爺別和這沒有出息的嚙嚙了。你今天怎麼來的？

楊 我是由家裏來“專誠拜謁”的。

鳳仙 不見得罷。

楊 你去問我的汽車夫，我每天離了你這裏就回到我自己家裏，離了我家裏就到你這裏來了。

鳳仙 可是今天怎麼來得這麼早呢？

楊 前天在後台那春申報館的王先生不是問你要扮玉堂春的照片嗎？今天我陪你到光明去拍。

一張。

鳳仙 好呀。就去嗎？

楊 就去呀。我的新車子也開來了。

鳳仙 那麼，哦，待一會兒喝點酒去罷。我們家裏有頂上的酒。

楊 你們家裏有好酒嗎？你愛喝酒嗎？

鳳仙 楊大爺知道我是從不喝酒的，我們先生不許我喝酒。喝酒是要壞嗓子的，唱戲的人壞了嗓子就是壞了性命。尤其是咱們唱青衣的單靠的是嗓子好，要不然人家要捧也沒有法子捧了，對不對呀？

楊 對呀。那麼難道你們劉老板還喝酒嗎？他好像也是不喝酒的。去年有一次我跪着勸他他還不喝呢。

鳳仙 恐怕你殺了他他也不喝罷。他是最孝順他師父何老板的，何老板告他的話他從不會忘記過。

楊 那麼誰喝酒呢？難道你們二小姐倒是個酒仙

嗎？難怪她脾氣這麼大了。

寶奎 瞎說！誰要喝酒。

楊 那麼，你們家那來的好酒呢？人家送的嗎？

鳳仙 “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誰不識趣的送酒給我們呢？

楊 那麼，那好酒是那來的呢？

鳳仙 楊大爺猜不出罷。寶奎把床底下那瓶酒給我拿來先讓楊大爺嘗嘗，是不是好酒。

寶奎 （老大不高興的去了，一忽兒拿出二瓶酒往茶几上一放。）來了。

寶奎 楊大爺你嘗嘗。

楊 （急忙倒了一杯一口而盡，忽蹙眉叫苦。）啊呀，鳳仙兒，你怎麼和我開起這樣的玩笑來了？

鳳仙 怎麼啦，酒不好嗎？

楊 唔，好酒，好酒。你自己嘗嘗。

鳳仙 （接過一聞）該死的東西，你，你怎麼給我拿了一瓶醋來了。

寶奎 咱們家裏那有酒？

鳳仙 我是叫你拿床下的那一瓶啊。我昨天買的。

寶奎 我又不曉得。你自己去拿罷。

鳳仙 唔，好。現在不和你鬧。（自己很快地從床下擎出一瓶酒來）這不是酒？！（示寶奎）真不能做事的丫頭。……

寶奎 （一句話要說出口却收回了）……

鳳仙 楊大爺你看看是不是好酒？

楊 （接瓶一看）哦呀，這正是我最愛喝的一瓶洋酒。你那裏買來的？

鳳仙 那一晚我們在跳舞場的時候我看見你頂愛喝這種酒，昨天我買衣料的時候打一家洋酒店過身我就順便買了一瓶想送給你。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稱呼的，我祇記得這酒的顏色。微倖還沒有買錯。

楊 （喝了一杯）不錯，不錯，正是這種酒，你真聰明。（再喝一杯）不單止聰明而且真是多情了。

寶奎（學着）不單止多情而且真是太渾蛋了。

楊 哈哈，二小姐的嘴可真是不含糊。來來來，喝一杯，咱們和氣和氣罷。

寶奎 誰和你和氣？

鳳仙 好了，咱們走罷。別和這孩子淘氣了。她是先生的愛臣誰也惹不了的。

寶奎（要說什麼了，但……）

鳳仙 我們先到園子裏去罷。頭面和衣裳都在那裏呢。

楊 好，叫車子歪一歪就得了。

鳳仙 哦，楊大爺，你看我這件大衣做得好不好？

楊 這就是前回做的那件嗎？好極了。顏色太漂亮了。

鳳仙 可是先生不大喜歡，他說回頭還是做青的好。

楊 不，青的那有這個好。把一個人穿老了。

鳳仙 有時候我也喜歡青的。

楊（替她穿上大衣）好，走了。

鳳仙 等一等。(重復理一理髮)好,走罷。(走至門口回頭見寶奎怒視急帶笑和之)好妹妹,別這麼老瞪着眼睛鼓着嘴的;多難看呀。

寶奎 我不要好看。

鳳仙 這有什麼意思呢?姐姐又不是同你鬧嘴。我問你,妹妹,回頭先生回來你對他說我到那裏去了?

寶奎 我說你同那個壞蛋楊大爺一塊兒出去了。

鳳仙 好,你那麼說我可不饒你。好妹妹,別淘氣了。姐姐回頭替你做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可別告訴先生說我同楊大爺出去了,你祇說他到永康去拏衣服去了罷。

寶奎 (低頭不答)……

鳳仙 好妹妹,聽話呀,回頭我還帶些東西你吃。姐姐是痛你的呢。

楊 (在門口)鳳仙,走呀。

鳳仙 就來了。妹妹,要記得啊。

[鳳仙下場。]

[寶奎望着他們出去，嘆了一聲氣。替鳳仙疊被窩。劉振聲匆匆登場見帳子內疊被的以爲是鳳仙。]

振聲 鳳仙！鳳仙！（見不是，問。）你姐姐呢？

寶奎 姐姐——出去了。

振聲 （也沒有留神隨便坐下）又出去了嗎？陳太太想來找她呢。陳老板家裏的孩子今天生日找我們去吃晚飯呢。她到那裏去了，到街上買東西去了嗎？

寶奎 （含糊地）唔……

振聲 啊呀，陳老板請我吃了一碗麵，我口渴極了。倒杯茶來。

寶奎 好。（取桌上杯倒去酒，換上茶。）

振聲 （一飲而盡，忽感異味。）呀？怎麼（細聞）有酒氣呀？

寶奎 ……

振聲 （見威士忌瓶）這瓶酒那來的？你在家裏瞞着我喝酒嗎？

寶奎 我——我不喝。我——我從沒有喝過酒。

振聲 那麼你姊姊喝酒嗎？她什麼時候學着喝酒的？怎麼不告訴我？

寶奎 姐姐——也——也不喝酒。

振聲 那麼誰喝酒呢？左老板來過嗎？

寶奎 不；他沒有來過。

振聲 那麼——誰來過的？

寶奎 (欲言而囁嚅)……

振聲 這酒是誰買的？

寶奎 姐姐買的。

振聲 她自己不喝買給誰喝的？

寶奎 ……

振聲 她一個人出去嗎？

寶奎 不。

振聲 那麼同誰出去的？

寶奎 ……

振聲 (沉痛地)寶奎！我辛辛苦苦把你姐姐養大，她有了名了就不要我了，不肯對我說實話

了。你——我也是辛辛苦苦把你帶大的，你還沒有成名，還用得着我的幫助，你也不肯對我說實話了嗎？

寶奎 （悲從中來）……

振聲 我把你們帶大，並不是想把你們賣錢，更不是要靠你們賺錢養活我。要是那樣我早已用不着唱戲了。我祇想在世界上得一兩個實心的人。這個想頭也不算是很越分罷。難道我辛苦招扶人家一輩子連一個實心人都得不到嗎？連你這孩子都驅起我來了嗎？

寶奎 先生，我怎麼敢騙您，我不過想您不要曉得這些事情，曉得了你心裏要更加難過的呀。

振聲 你祇說這酒是姐姐買給誰喝的？

寶奎 這是她買給那時常來的那壞蛋個楊大爺喝的。

振聲 唔。……那麼，她是同那姓楊的出去的了。

寶奎 姐姐是坐那姓楊的汽車一塊出去的，據說是到光明去照相去了。

振聲 她說了些什麼沒有？

寶奎 她要我別告訴先生。

振聲 (悲聲)是呀,你本不該告訴先生的呀,(狂笑)哈哈! (將威士忌瓶對着口喝)

寶奎 (急上前跪拉振聲手哭)先生……

——幕——

第三幕

[大京班後台。]

[左寶奎正扮“打漁殺家”裏的大教師。對鏡戲做打架的姿勢。]

[新聞記者何景明上。從後捏住他的手。他動也不能動了。]

何景明 怎麼這一點本事也沒有？

左寶奎 有本事不做“大教師”了,您老。——哦呀,何先生!請坐,請坐。怎麼老沒有到後台來玩兒。

何景明 這一响報館裏的事忙得很，前幾天南京開政治會議我到京裏去來。……劉老板呢？

……

左寶奎 他剛上，一會兒就下了。

何景明 他得罪了誰？怎麼我在火車上見有人在報上罵他呢？

左寶奎 您看見那一個報罵他？

何景明 我記不起名字了，總歸有這麼一個報。沒出息的報。

左寶奎 他是怎麼罵的？

何景明 說他現在的玩意兒不比從前好了，又加上不肯賣力氣。……

左寶奎 你以為他罵的對不對？

何景明 我是知道劉老板的，不用說了。

左寶奎 何先生，咱們都是劉老板的好朋友，不是說句袒護他的話，罵劉老板脾氣不好，可以，罵劉老板運氣不好，更可以。可不能說他的玩意兒不好。說他不賣力氣嗎，那更加冤

枉，我頂佩服劉老板的地方就在這一點，頂替他值不得的地方也在這一點。——就是他太認真了。因為認真所以他無論什麼戲不肯不賣力，也不肯太賣力。他近來身體不好，醫生勸他休息幾個月，我看了他近來的情形也勸他帶起鳳仙兒走動走動，可是他因為欠的債太多，一時走不動；又因為合同的關係，老板一定不放他走，所以他總是帶着病上台，一上台他又是一樣的賣力，我勸他說：“劉老板馬馬虎虎過了場就得了。”他說：“寶奎，咱們吃的是台上的飯，性命固然要緊，玩意兒可比性命更要緊！”像他這樣把玩意兒看得性命似的人，人家還要罵他，你看他要不要氣得病上加病呢？

何景明 可是捧他的鳳仙兒的好像很不少。

左寶奎 誰說不是，這幾天他居然唱起大軸子來了，還有什麼說話。

何景明 我好久不到後台來，究竟怎麼一回事？難

道×報上說她同一個什麼姓楊的——

左寶奎（急止之）噓。

〔劉鳳仙同楊上。〕

劉鳳仙 甯，左老板，辛苦辛苦。

左寶奎 辛苦辛苦，你打那兒來？

劉鳳仙 家裏來。

左寶奎 家裏來？咖啡館裏來吧。

劉鳳仙 別瞎說了，先生上了麼？

左寶奎 上了。（見楊，故作驚狀。）哦，楊大爺，長久不見了，您好吓？

楊大爺 祇有你這個壞蛋，我們前天不是還見過的嗎？

左寶奎 哦，不錯不錯，咱們前天還見過的，祇有一天沒有見，怎麼好像好久沒有見過您似的，真是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楊大爺，您昨天怎麼不來。我因為您每天晚上來捧我，昨天我單爲着您演了一齣“花子拾金”，您沒有來，你猜怎麼樣？演的不得勁兒了。您昨天上那兒去了？

楊大爺 怎麼樣

左寶奎 我就

楊大爺 (得意地) 對不起得很。昨天我同她上
吳淞去了。

劉鳳仙 (扯楊) 沒有的事。昨天我病了，待在家
裏呢。

楊大爺 (含糊) 哦，不錯，沒有去。

何景明 (一直望着他們。這時低聲問左。) 難道
那……是真的嗎？

左寶奎 咳，何先生，世界上的事在我們小丑的眼
睛裏面看起來，也沒有什麼真，也沒有什麼假。

[內生唱搖板：“他本江湖一豪家，誅擒方
臘也有他，蟒袍玉帶不願掛，弟兄雙雙去天
涯……”]

何景明 劉老板的味兒真夠。

左寶奎 劉老板快下了。

楊大爺 (對鳳仙) 你得趕快扮戲了。

劉鳳仙 還早着呢。

楊大爺 哦，不錯，你現在唱大軸子了。

劉鳳仙（媚笑）還不是您捧的嗎？

楊大爺 這也是你的運氣好，碰上了我。不然恐怕你一輩子也沒有出息。

左寶奎 對呀，劉小姐要不是碰上了楊大爺，這會子恐怕還在那裏當小鴉頭呢？

劉鳳仙（很難過，但生氣。）左老板，什麼話，這一個前後眼兒非得罰你不可。

左寶奎 罰，該罰，該罰。（拿出四毛錢來）阿蓉，快去買點什麼東西來。

阿福 買什麼東處好？

楊大爺 買兩毛錢良鄉，兩毛錢長生果。

[劉上。]

劉鳳仙 唷，先生，辛苦辛苦。

劉振聲（不大理會，但是吃了力的樣子。）

[阿蓉給他送手巾，他拭去頭上的汗。]

何景明 劉老板，久違了。辛苦辛苦。（伸手）

劉振聲（如發見親人急握手）久違了！多久沒

有見，我道您也忘了我啦。

何景明 那有的事。您近來怎麼樣？聽說您身體不
甚好。

劉振聲 （嘆）……

何景明 您得保重保重。……要是能夠休息的時
候，簡直就到那裏休息幾個月罷。我陪你上廬
山去好不好？

劉振聲 何先生您知道咱們學上了這個玩意兒
的，一輩子也沒有休息的時候，好像命中就給
註定了——他非得唱到死的那天不可！

何景明 您別把人生老朝着悲觀的方面想。得愉
快一些纔好。

劉振聲 （嘆）咳，一言難盡……

[此時楊一直挨着鳳仙細語。]

[左一直不安。]

楊大爺 （好像在商量衣料）你還是要件紅色的
呢？綠色的呢？

劉鳳仙 是料子不是？還是紅色的罷。

楊大爺 那麼，回頭我一定替你買好。

劉振聲 （聞之憤然作色）……

何景明 （對劉）上次信上不是說要上營口去麼？

劉振聲 一時沒有法子去。（但聽得楊的話氣極了，意殊不屬，以拳擊桌。）

左寶奎 （見機）楊大爺，謝老板在找你呢！（推去）

楊大爺 那麼，我一會兒就來了。（由左下場）

[內白：“曉得了，有請師父。”]

[管場：“左老板上了。”]

左寶奎 （急下）（在內）好吃好喝睡好覺，聽說相打我先跑。徒弟們什麼事？……

何景明 我好久沒有看見你的戲了。

劉振聲 今天看看罷。阿蓉帶何先生到前台去，關照案目一聲。

何景明 那麼回頭見。

劉振聲 （點頭）

[何下。]

[劉與鳳仙對看。]

劉振聲 (憤怒的沉默) 忘恩負義的東西! 不要臉的東西!

劉鳳仙 我怎麼不要臉。

劉振聲 你自己想一想。

劉鳳仙 (哭)……

[楊匆匆上場,]

楊大爺 (獨罵) 左寶奎這個壞蛋, 有什麼謝老板找我! (急到鳳仙前, 見她哭。) 鳳仙, 你怎麼哭? 你怎麼哭? (望望劉) 難道誰還敢欺負你嗎?

劉鳳仙 (愈哭)……

楊大爺 你說什麼人敢欺負你?

劉振聲 (擊桌) 什麼東西!

楊大爺 (勃然) 哈! 你又罵誰?

劉振聲 我罵你!

楊大爺 你認得我罷?

劉振聲 我認得你，你是牛！

楊大爺 你敢罵我！我……（伸出手杖要打劉）

劉振聲 不單止罵你，我還要揍你。（氣極了，搶過手杖，很熟練地給他一推，摔在地下了。）

楊大爺 好。你敢打我……好。……

[內四小教師白：“此話怎講？”大教師白：

“湊胆子走”]

[左聽得聲音匆匆上，後台即聲者同上。

拉住兩人。]

楊大爺 （再起要打）好，你敢打我。……你這東西，好大的狗胆。看你還敢在上海唱戲。

左等 （急勸止）有話好說，怎麼動手動脚的，劉老板快上了。我們台上的人，犯不着和人家爭台下的事，還是愛重自己的玩意兒罷，好的玩意兒是壓不下的！

劉振聲 好。（立將歸平靜，但是不能勉強登場。）

楊大爺 好。好的玩意兒是壓不下的。

[鳳仙拉着楊的袖，楊將鳳仙一摔，急步

下場。]

左寶奎 真是怎麼鬧的。

[大家緊張。]

[內唱：“昨夜晚，唱酒醉，和衣而臥。”]

左寶奎 鳳仙！你真能夠離開你的先生嗎？

劉鳳仙（自捶其胸）我不是人了，我不是人了。

[內唱“稼場鷄，驚醒了，夢裏南柯。”]

左寶奎（注意聽劉的唱）愛呀，劉老板的嗓子氣壞了。

劉鳳仙（斂心）夠不着調門了。

[內唱：“二賢弟在河下相勸於我。他勸我，把打魚的事一旦丟卻，我本當，不打魚，家中閒坐。怎奈我家貧窮無計奈何……”]

劉鳳仙 愛呀，怎麼得了。

[大家很担心的聽，已聞倒采。]

[劉唱到“清晨起聞柴扉，烏鴉叫過……”嗓子全啞了。]

[台底下，倒采連起。“好呀！”“通，”“滾下

#814.5
6030
3858

去”之聲。]

[內：“噯呀，不得了，劉老板倒了。”]

[後台的人都一齊擁到前台。]

[一時大家把面如白紙的劉扶到後台他的戲房。]

劉鳳仙 先生，先生！

左寶奎 劉老板，劉老板！

後台經理 劉老板，劉老板！

衆 劉老板，劉老板！

何景明 （急上）劉老板呢？……（見劉）劉老板！
振聲！振聲！

[內鬨聲起：“打死那賊倒采的人！”“那來的混帳東西！”]

[後台經理急奔下。]

何景明 振聲！掙扎呀！掙扎呀！你犯得着這樣犧牲嗎？

劉振聲 （慢慢有些轉動）

劉鳳仙 （哭）先生！先生！祇要你轉來，我以後

隨你把我怎麼樣！先生呀。——

劉振聲（略睜眼睛望着大眾，及見鳳仙不覺淚下。）

左寶奎 好了，好了。
何景明

衆 好了，好了，轉來了。

[經理又奔上。擠進來看更多。“怎麼樣了？”“怎麼樣了？”“好了好了。”]

楊大爺（悄步上見劉得意）劉老板，你好呀。你可認得我？

劉振聲（掙起舉拳頭欲擊之，但心臟已弱，不能支持倒下了。）

左寶奎 劉老板，你怎麼樣了？何先生你是懂得醫道的，你快來抹一抹脈吧！

何景明（握着翁之手腕，一直不響。）

劉鳳仙（同聲）怎麼樣了？怎麼樣了？

左寶奎
何景明（暫時緊張的沉默。從猛然地叫出來。

振聲，難道你一代名優，就這樣下場麼？

左寶奎 劉老板呀！你說你生有命，難道你還要

